

嘉慶廬州府志

廬州府志卷五十二

賜進士出身廬州府知府溫陵張祥雲主修

雜文志下

請行蠲卹以拯殘黎疏

國朝 龔鼎孳

爲災民情迫卽懇救荒貴在當厄懇

恩勅部酌議亟行蠲卹以拯殘黎事臣讀邸報見樞臣王永

吉一疏爲江淮亢旱異常等事奉

聖旨據奏江淮重地亢旱爲災深可軫念民間疾苦該督撫當不時上聞地方這等災荒何無奏報着作速確察議奏該部知道欽此仰見我

皇上曲軫民生深憐疾苦古帝王如傷之仁何以加焉願督

撫之奏報必憑道府之申呈而道府之申呈又據有司之籲請地理既參差不一虛實又察勘難齊及至彙疏上

聞下部酌議部臣慎重錢穀又必仍行該督撫確查被災重輕往返既多徒糜時日迫分數到部而一年歲事已周矣在有司慮考成之累不得不急於催科在百姓畏追比之嚴不得不急於輸納一刻未填溝壑何辭剜肉以醫瘡一戶未卽流亡難免剝肌而敲骨鳩形菜色之赤子扶傷忍死明知有浩蕩之

聖恩而迄不能待此所由顛連恆苦無告

德意不卽遍沾也臣以爲災變旣屬非常則救災之方亦難

更拘常格卽以臣郡廬州論連歲旱魃爲虐赤地千里
飛蝗蔽於中野湖澤涸而生塵自去年二月至今年六
月雨雪全無禾苗盡槁牛乏可飲之水賤鬻以供庖廚
人當垂絕之時吞聲而啖糠粃甚至貸呼無路闔戶自
經創見駭聞傷心慘目夫一郡荒而旁郡不荒民猶可
以就食一年荒而連年不荒民猶冀有宿春今則饑饉
頻仍江淮同困嗟此無衣無食之衆孰非問耕問織之
夫使其束手以待斃則少一民使其不冒束手以待斃
則多一賊所少者民則賦稅之源亦少所多者賊則收
拾之費亦多拯溺救焚事爭呼吸臣不揣愚昧叩懇
聖慈勅下該部從長商酌倣九年改折漕糧之法特布

曠恩將廬鳳淮揚江安等處被災地方起運錢糧及應徵漕米頒定蠲免分數析爲三等災荒量重者或准全蠲或蠲幾分稍次者准蠲幾分再次者准蠲幾分立行江南督撫就近察實分派一面曉示州縣一面造冊報

聞其無災地方不得借端混冒如本年分錢糧小民已畏比全完卽於十一年應徵起運正項及漕米內扣除抵算務令人沾實惠事杜稽延官胥毋許侵漁里排毋許乾沒如是則應蠲者既可直截邀

恩而不應蠲者亦免遲疑觀望民心固得

國計亦不盡誦也

臣實從

朝廷起見不獨爲桑梓疾呼伏乞

聖明鑒宥施行

重修密都統廟記

趙雨乙

忠孝者此心此理之同也。古人之忠孝薄而國家喪亂隨之。然此理之不可絕也。雖造次顛沛，金戈鐵馬之中，往往存乎其人，見乎其事。抑人心之不終昧此理也。雖野夫牧子與之追尋斷碣，表章往烈，亦徘徊不忍去。余嘗過宋都統密公廟，觀碑記，不禁神往焉。宋自南渡以迄末造，襄樊失守，制置使黃萬石鎮西江，納欵於北。當是時，公以偏師當敵於進賢之龍馬坪，所向披靡。以馬陷被執，敵百端誘之，不屈。迄今讀其教子行乞數語，何凜凜有生氣哉！按都統廬州人，余家於廬，自宋元迄明

四百年絕無言都統者郡乘亦無復可攷豈其忠勇大節遠俎豆於西江而近反遺於家乘耶余按部過撫道過將軍廟閱撫郡志詳公之族里與公死狀而歎曰先賢芳規具在惡可覲而失也癸巳秋再出校士宿南郡之武陽渡夢入一古廟敗壁積垣一龕傾欹黃幕中若有神彷彿閒語曰此是汝前生覺而語同行者莫測其由也行行再過將軍廟下車禮謁則儼然夢中余曰異哉其將軍啟子歟余爲將軍里中後學生也不能表章大節精崇禋祀余實恥之抵進賢謀諸縣令徐君出俸金付之擬買田數畝爲香火計徐君好義慨益爲牛種其一時人士好義捐資新廟將軍神座地旁有二少年

像或傳卽將軍子與其將左某氏云嗟乎方宋祚之傾
覆也將軍獨以一身先大祥秀夫而有其正氣及今廟
祀四百年幾幾乎廢矣子倡而椒樂成之信乎忠孝之
在天壤而此心此理之不可磨滅如斯哉至將軍死事
始末則異時秉筆者尙攷之宋史以補郡乘之闕云

巢伯論

楊子芳

從古有守義不渝而無稱於天下後世者巢伯之於桀
是也君臣之義萬古爲昭文王夷齊天下稱之後世稱
之巢伯之心事與文王夷齊同而逸其名晦其迹不傳
於天下後世何歟余讀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於南巢
放之云者投諸四裔若舜之於四凶云爾湯居亳巢去

王畿不遠以天下共主而置諸侯服不虞其挾以生變乎況接壤荆舒又非易制者比然則曷爲而放之巢也曰此非湯之意也桀奔巢巢人戴之爲桀王城以居之以天下共主不容於諸侯而竄身無所獨巢委因以從誠篤於君臣之義而無容遜避於其間者也夫黨惡者必誅在商頌曰韋顧旣伐昆吾夏桀韋顧昆吾桀之黨也剪惡者先剪其黨不容於天下而巢受之是黨桀也湯伐韋顧昆吾而獨不伐南巢者何也以巢伯爲賢而初非黨桀者也以巢伯之忠於事主而非與桀爲亂者也以巢伯之忠之義爲足以媿其心而不忍加之兵且不敢於臣畜之也湯有慚德曰台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想亦感於其義而爲言也哉巢之於桀也本冀其創艾
而知懲也而乃曰悔不殺湯於夏臺則無有懲已伯識
私心痛之然桀之暴與紂異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
姓怨之是獨爲暴者也非能化人爲暴者也其改亂爲
治也易紂則化人爲暴而從惡如歸故盟津再會而牧
野如林奄飛廉五十國旣誅而殷遺淮徐繼叛欲其改
亂爲治也難桀居巢始制陶瓦變茅茨之舊遂與羽山
之城竝利賴於千古使出其材智豈不足爲善而無如
其不悛也三年而死桀之事已矣而巢人翊主之心未
已也終殷之世義不臣焉逸周書有曰巢伯來朝芮伯
作旅巢命識重其曠世不臣而今始來朝雖近在侯綏

不啻越裳之重譯也是故觀旅巢命而知巢之未嘗臣
商也商之賢聖六七作雖氏羌之族莫不來王而獨遺
巢者夫亦曰祖宗所未臣吾亦弗臣焉耳由是言之巢
伯之事夏與文王夷齊之事殷豈有異哉卽謂其教天
下以忠義也夫豈過焉顧事久曠略史記謂桀走鳴條
微古文尙書出巢雖有王城遺址後世且不信桀之果
奔巢與巢之能奉桀也況得原其心事歟余特表而著
之以俟後之論定者

早蝗告城隍文

靳輔

今

天子英明聖武撫綏萬邦百神受職其外府州郡旣設良司

牧以分治之復乞城隍以默佑之乃尤未盡愛民之意
更命朝臣以監撫之總期于惠養元元告登樂利也本
院自康熙十年九月奉

天子命來撫江南惟日孜孜思所以宣布

朝廷之德意近聞該府境內蝗蝻復生將來恐滋害于稼穡
是豈官吏之不職以致茲咎歟本院夙夜憂勞省躬補
過敬率僚屬齋戒禁刑止宴各精白一心冀弭厥愆用
告爾城隍之神凡欲養民須先去其害民者牒到三日
之內務期盡除蝗蝻儻本院及官屬有失爾神察之降
罰本身無移禍於百姓若神弗効靈其何以膺

朝廷之命而居歆歲祀乎惟神其鑒諸須至牒者

廬江宋氏二貞婦傳

方苞

余長女許嫁宋學士嵩南長子嗣葵甫納徵余以南山集序牽連被逮宗禍方興倉皇危難中泣涕而歸於宋氏越二年癸巳余蒙

聖祖仁皇帝鑒宥召入

南書房其明年嗣葵舉於鄉而學士以督學修城羈燕南使嗣葵告丐於戚友客死江西年二十有五時康熙五十八年也學士子二人次嗣熙側室汪氏出也先嗣葵夭亡所聘李氏翰林院編修丹壑之季女大學士文定公女孫也聞天亡不欲生父母知不可奪許成其志始納食飲屏居小樓凡十有四年雍正五年自其母曰兒前

以年少恐舅姑不能信今逾三十可歸矣母乃將女至
學士家既見舅姑從容拜夫次主前默無聲其母悲不
自禁貞女曰兒賴父母明大義得全餘生今志已遂復
何憾宋氏內外宗來觀及內御者莫不嗚咽掩涕其母
因病不能興少間貞女請於舅姑送母還河南母終既
葬遂歸宋氏文定先世居永城寄籍江南余始至京師
卽禮先焉丹壑亦暱就余家有慶事必固請共歡燕其
子女余皆於姆褓中見之時貞女尙未生其後文定墓
丹壑中道脆促家人還河南子姓衰微名字無聞於士
大夫者而五十年後乃有貞女爲祖考光余女在父室
多苦其性執拗既嫁則能順於舅姑致終養學士歿以

冢婦持門戶遇事多斷行其鄉人皆曰方氏非忼直不能立孤吾女與貞女相親若同氣乾隆戊午吾女歸寧兼送子鄉試遭疾死吾家又數年其子輝祖暴疾死學士以後四世止七歲之孤貞女復以從祖母撫孤以養嗣蔡母曹氏邑人公言於有司申大府竝得請

旌建坊學士兄子曙涵從孫學山請籍之乃合傳而特詳於貞女其事爲難也女也而竝曰貞婦達其志也

漢廬江九江二郡沿革考

姚鼎

自秦并六國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其後頗復增置然世欲考秦置分土之實不可得而詳矣其大要自巴蜀而下在江南地爲郡曰長沙郡會稽江北地爲郡曰南

郡九江東陽皆緣江以達海漢興以秦郡居地太廣稍分置焉昔禹貢九江之水居秦九江郡南今安徽淮南地及湖廣之黃州府皆秦九江郡也項羽分王諸將分九江爲二國其北封九江王黥布都六其南封衡山王吳芮都邾秦時呼禹貢衡山曰湘山而名潛霍山曰衡山始皇帝二十八年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是也故禹爲衡山王約有今安慶廬州黃州地矣而九江之水乃在衡山之國漢滅項羽徙芮封於長沙以黥布爲淮南王王九江衡山及江南豫章廬江豫章廬江之在秦不知地何屬也及漢爲郡以隸淮南黥布滅以布四郡封淮南王長死文帝復封其三子安爲淮南王蓋得

黥布九江王時故地勃爲衡山王蓋得吳芮故地賜爲
廬江王得豫章廬江夫廬江者其水出陵陽東南而西
北流經彭蠡以入於江至今猶命彭蠡之山爲廬山云
故漢之郡國以是命之也廬江王賜旣都江南地鄰越
吳楚反時賜使使與越交通吳楚滅景帝以衡山王勃
堅守不下吳楚內徙之爲濟北王以褒勃而疑賜徙賜
王衡山收豫章廬江以斷通越焉其後伍被與淮南王
謀收衡山以擊廬江絕豫章之口思得江南以通越云
武帝元狩初淮南衡山旣皆以謀反國除淮南爲九江
郡分其西爲六安國衡山國爲衡山郡漢二郡之立自
是始始者劉賈王郢吳東陽三郡爲荆王吳故會稽也

賈死以封吳王濞濞時吳郡復名會稽又易東陽曰廣

陵景帝罪楚王戊削東海郡又削吳會稽鄣郡今史記作豫鄣

蓋傳吳楚以是反國除以吳廣陵爲江都國頗予以江

南鄣數縣故江都號爲得鄣郡而不得吳武帝元朔元

年江都國以推恩封易王子江南爲丹陽侯湖孰侯秣

陵侯及元狩元鼎間國皆除然後武帝於江南建丹陽

郡其東合吳傳海爲會稽郡其西南包彭蠡屈嶺爲豫

章郡而鄣吳廬江悉罷自秦於江南設鄣會稽二郡至

漢嘗分爲四五而卒爲三郡焉於是江南遂無廬江名

矣其後改衡山郡曰廬江然後廬江之名遂移於江北

也太史公猶稱九江衡山爲南楚褚先生始稱廬江郡

嘗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桓寬爲廬江太守丞
然則衡山之爲廬江其昭宣闕乎及平帝元始闕錄地
志者於廬江郡書曰廬江出陵陽云云此蓋沿武帝以
前廬江郡之舊說昭宣以後廬江之水不在廬江而在
豫章也九江廬江二郡始爲九江衡山國時北界淮南
界大江東抵滁水西循安豐以南其形截然以方及漢
以邾屬江夏郡則西南缺焉史言衡山王賜當朝道過
淮南壽春苟賜因吳芮故都邾則往長安不經壽春
賜都蓋處其東疑賜來王時漢削其邾自是邾無邾也

息訟示

張祥雲 郡守

夫鼠牙雀角本閭里之微嫌田土戶婚亦鄉鄰之細故

一朝之忿果能排難解紛數口之家即可安居樂業乃有一等好訟之徒遇事生風架詞聳聽以曲作直藉包攬而肆其貪心將有作無逞刀筆以行其毒計一味播弄兩造受愚卽有族證親鄰從中調處又復把持唆使節外生枝遂致一人涉訟數家不寧一日投詞四時失序產業因以漸耗拖累及於無辜許訟者愚昧堪憐咬訟者好刁可恨本府自蒞任以來案無畱牘民不含冤適重適輕三尺之法具在爲鬼爲蜮五聲之聽何窮但思折獄惟良格頑化暴必使無訟爲貴息事寧人除密訪訟棍嚴行究辦外合行出示勸諭爲此示仰闔郡軍民人等知悉爾等嗣後務須各安本分勿啟爭端事非

命盜重情訟因爭鬪小節急宜解釋毋聽挑唆若逞刁詐之心奸無不敗倘信愚弄之口訟則終凶宜早回頭以副慈念凜之切切

廣種植示

張祥雲 郡守

夫五畝之宅牆下樹桑十畝之閒桑者泄泄古人田廬隙地咸植桑株以收利益故小民之業織原竝耕繪圖守土之官桑應與農同勸廬郡地方遼闊土壤肥饒俗知務農民鮮樹木本府思物土之宜恤小民之隱每見桑陰暢茂而種植未周深爲憫惜考後漢循吏傳王景爲廬江太守修芍陂稻田教民犁耕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今芍陂猶存而廬民不知蠶織良由守斯土者無

以勸之本府早經示諭廣種桑樹以收其利茲屆春融
應行栽種合再諄切出示勸諭爲此示仰各鄉農佃人
等知悉爾等務於宅旁田畔多種桑樹數年之後茂密
成林即可收功蠶事勿憚男耕女織之勞自有物阜財
豐之效本府樂觀厥成焉

請行保甲章程

張祥雲 郡守

伏查前奉憲行欽奉

上諭清查保甲嚴飭各州縣查照舊定章程悉心勸導選充
公正里長編立戶口門牌務使一州一縣之中人丁戶
業按冊可稽奸匪無所容身遊民胥歸約束仍隨時巡
歷抽查不使胥吏藉端滋擾等因卑府查保甲之法卽

古比閭族黨之遺十家爲牌十牌爲甲十甲爲保牌有
頭甲有長保有正一人爲匪衆人公舉知而不舉十家
同罪於輸流稽察之中寓彼此箴規之意法至善也自
身司民牧者奉行不善日漸廢弛查造人丁編審戶口
差保先需筆費按冊送印繕牌散給胥吏又索錢文安
民之良法幾爲累民之敝政而一二愛民之州縣又恐
親歷城鄉胥保藉端申索不復編審抽查因墮廢食遂
使保甲之法有名無實宵小因而充斥愚民不能安堵
其弊何可勝言前於嘉慶三年七月奉前撫憲朱頒發
前明王陽明先生十家牌法其條教之嚴明牌冊之詳
盡洵稽查保甲之良法迄今日久行者寥寥本年正月

復奉

諭旨申嚴保甲又於七月內接奉憲台嚴札飭催均經疊次嚴催去後仍復因循未辦推原其故非畏難之收令不肯親歷村庄卽不肖之吏胥藉以遷延歲月卑府再三籌度於遵守成法之中略爲通變使民無擾累之虞而官有抽查之實先飭該州縣慎選公正紳耆爲保正令其自編戶口則地保無從索費矣印發官捐紙張爲牌冊令其當堂領換則胥吏無可恃權矣仍於因公赴鄉之便攜冊抽查審理詞訟之時留心詰問旣使一牌一甲之人丁按名可指便令爲盜爲奸之匪類無所容身由是勸力田而廣農桑必使家喻戶曉勤講約而宣

聖諭務期俗美風淳卑府仍不時督率稽查似於編查保甲之法有神益焉謹將酌議章程四條開呈憲核

- 一編查繕造之始不可責之於書吏也每十家爲一牌
- 一應設一牌頭十牌爲一甲應設一甲長十甲爲一保
- 一應設保正州縣先諭各鄉士民每千戶公舉一誠篤可信之紳耆爲保正各保正於百戶中選舉誠實之人爲甲長州縣示期某日散牌冊保正同所舉甲長齊集堂上當堂發給空白循環冊二百頁空白門牌一百張分交甲長收領持歸各甲令其按百戶分作十牌又於各牌中每牌舉曉事牌長一人交與空白冊二十頁門牌十張令其將本牌人戶姓名丁口年

處作何行業等項查照舊章於空白冊牌內詳悉填註寫完後牌長將冊二十張門牌十家彙交甲長處甲長合十牌之冊二百頁挨次訂成循環冊二本自給發至繕完日一牌寫則各牌俱寫一保完則一邑俱完州縣仍示期某日將甲長所註牌冊當堂收入將循冊存署環冊及門牌星夜用印完竣次日當堂交甲長帶回以門牌交牌長發各戶用木板懸掛環冊存於甲長處以便按季改註倒換如此編查造冊始終不經胥吏之手自可無虞需索只須保長甲長兩日交收牌冊其餘百姓概無紛更守候之苦矣

牌冊之紙張始終官備不派累一錢也保甲之事每

恐冊籍繁多紙筆飯工需費不少書吏竟難賠墊官捐亦屬空名故官責書吏書吏通鄉保輒借冊費爲由挨戶派錢甚則以點充鄉約爲利津以取具保結爲奇貨故民不樂從官亦倦辦今州縣自捐廉俸買備紙張刷訂齊全當堂給發計戶若干需用牌冊若干俱用堅細棉紙刊刻牌冊空白印板各一塊內開某里某甲某牌某戶某人年歲地糧畝數作何生理竝妻妾兄弟子女孫媳奴婢某名某氏左右鄰某人俱空一二字一牌一甲之中必有粗能寫字之人令其自爲繕填鄉鄰互相查對自不致有舛錯遺漏之弊仍照十家牌舊章如有寄居及往來游民住窩某

家一牌之中輪流稽查將來去日期寫入牌內庵觀寺院與民戶一體編造並於冊面註明倘有書役奸總需索紙錢費用許卽指稟拿究以杜弊端自可無藉端擾累之虞矣

一循環收發之期斷不更改累民往返也初行之日州縣先將環冊當堂發給諭知各甲長此後本甲戶口如有遷移生故婚嫁增減等項隨時令牌長告知甲長公同於牌冊內某項之旁添註塗改下書甲長花押定期每年三六九臘四季月之朔日專令甲長各攜已添改之環冊赴州縣呈繳當堂收入卽將未改之循冊發交各甲長領回同各牌長照門牌補註俟

過三箇月仍將循冊繳官領回環冊悉如前法辦理
各戶門牌聽其將改註者懸掛俟年久再行換造則
在州縣之發冊一日不過片刻在民之換冊一年不
過四次所定每季朔日發冊之期或遇本官因公出
外亦必預委佐雜賢員如期收發總令甲長隨到隨
交自不致有曠時守候之勞矣

一稽查之法竝不用差票委檄轉滋弊混也一邑之中
地方遼闊戶口畸零官斷不能遍歷鄉城細詢名氏
今如前法查辦責成公正紳耆是以民治民行所無
事而奸良立辨州縣除於發冊時開誠曉諭外嗣後
遇因公出入之便攜帶某路各冊抽查數處或當堂

審理詞訟之時聽斷已畢兩造俱在堂下隨意詳詰
數家取冊校核即可纖悉了然至於勸懲之方卽寓
於稽查之內保甲之法卽古比閭族黨之遺制果有
厚德篤行足爲眾人坊表者保正牌甲長公同舉報
寵以儀文因人獎勵若三五成羣持械打降詭詐必
係凶徒惡少不農不買夜出曉歸往來詭秘必係盜
賊窩家至淫混訟師局賭拐逃竊佔飛莪更難瞞人
耳目自當摘敘應禁各條張貼簡明告示有犯必懲
牌甲鄰佑據實舉首免其同罪倘犯法之人結怨於
首報之甲鄰立卽盡法處治隨時懲暴安良則莠草
除而嘉禾植矣因是勸農桑講孝悌崇節儉敦禮讓

申明憲禁廣宣

聖諭以成一道同風之治則又稽查保甲之後所當實力奉行者也於該州縣有厚望焉

詩

裴大擇赴廬州長史

唐李 白

西江天柱遠東越海門深去割辭親願行憂報國心好風吹
落日流水引長吟五月披裘者應知不取金

居巢縣

李孝光

旅食荆吳改歲年春風行路思綿綿青山故繞周瑜墓明月
猶窺亞父泉楚縣城荒餘畫角巢湖日落有歸船天涯芳草
萋萋綠想見登樓憶仲宣

孫莘老移廬州

宋蘇 軾

爐錘一手賦形殊造物無心敢望渠我本疎頑固當爾子猶
淪落況其餘龔黃側畔難言政羅趙前頭且眩書惟有陽關

一杯酒殷勤重唱贈離居

李伯時畫其弟亮功舊宅圖

樂天早退今安有摩詰長閑古亦無五畝自栽池上竹十年
空看輞川圖近聞陶令開三徑應許楊雄借一區晚歲與君
同活計如雲鵝鴨散平湖

過廬州

朱服

昔年吳魏交兵地今日承平會府開沃壤欲包淮甸盡堅城
猶抱蜀山迴柳塘春水藏舟浦爾若秋風教弩臺獨有無情
原上草青青還入燒痕來

過廬州逢葉兩湖

李元陽

昨年離爾出咸京別後浮沉百感盈肥水蜀山逢下馬苑雲

宮柳憶啼鶯江湖歲宴一書札天地人生幾合并夜坐不辭
僧舍雨其如風笛度秋城

在合肥幕中有作

彭汝礪

幕府瞻雄盛朋遊望俊髦雙松鬪冰雪一鶚出蓬蒿春雨吟
花蒂秋霜薦蟹螯山川留翰墨天地入風騷感慨驚多變微
生病一號酒卮餘寂淡詩筆惠英豪憂思生心腑塵埃上鬢
毛簿書今日困道路此身勞小雨開濡滯清鷺散鬱陶小亭
山可見從此欲登高

郡城眺望

郭祥正

晴湖列遠岫萬壘來駿奔橫入小蜀岡金友依玉昆

又

蜀山迴出千螺秀，澗水長縈一帶迴。猶有金陵藏後浦，不惟銅雀起高臺。

舒城僧舍

林逋

竹深淮寺雪蕭騷，一壁寒燈伴寂寥。瘦盡骨毛終屢裹，蝕來鋒刃轉豪曹。宦情冷淡詩中見，談笑軒昂酒後高。莫爲無辜惜才術，聖明求治正焦勞。

無爲軍

掩映軍城隔水鄉，人煙景物共蒼蒼。酒家樓閣搖風旆，客舟船簇雨檣殘。笛遠砧聞野墅老，苔寒檜看僧房狎鷗。更有江湖興，珍重江頭自一行。

贈無爲軍李道士

歐陽修

無爲道士三尺琴中有萬古無窮音音如石上瀉流水瀉之
不竭由源深彈雖在指聲在意聽不以耳而以心心意旣得
形骸忘不覺天地白日愁雲陰李師琴紋如臥蛇一彈使我
三脊嗟五音商羽生肅殺颯颯坐上風吹沙忽然黃鍾回煖
律當冬草木皆萌芽郡齋日午公事退荒涼樹石相交加李
師一彈鳳凰聲空山百鳥空嘔啞我怪李師年七十面目明
秀光如霞問胡以然笑語我慎勿辛苦冰丹砂惟當養其根
自然羣其華又云理身如理琴正嚴不可干以邪我聽其言
未云足野鶴何事還思家抱琴揖我出門去獵獵歸袖風中

斜

無爲州界上遇太湖趙尉制府稟議

戴復古

邂逅風塵底周旋鞍馬間
三杯送行色一笑強開顏
夜宿煖湯市晨炊冷水關
軍前獻籌策第一守光山

送茹屯田知無爲軍

司馬光

疊鼓鳴鐃迎候新軍牙子子倚淮津
聊應衣繡過鄉曲不作引章驚
故人荻迳短芽泚水煖荷浮圓葉
巢湖春使君此去知多少猶是當年
書劍身

送崔尉堯封之官巢縣

弱歲家淮南常愛風土美悠然送君行
思逐高秋起巢湖狀微寒照眼正清泚
低昂蹙荷芡明滅繁葭葦銀花鱸魚肥
玉粒炊香黍居人自豐樂不與他鄉比
況得良吏來倍復蒙嘉祉居爲太學生
氣格已甚偉登科如拾遺舉步歎千里
毋嫌

位尙微觀政此爲始尊公久塲屋上國困泥滓豈不重相辭
念子勉爲理當令佳譽新藉藉滿人耳高堂雖在遠聞之足
爲喜何必羞三牲然後稱甘旨

寄無爲軍章居士

王安石

南陽居士月城翁曾昔禪外問色空卓犖相超文字外低徊
欲寄語言中真心妙法終無二末俗殊方自不同此理世閒
多未悟因君往往歎西風

送吳全甫中舍倅無爲

孔平仲

海沂歌舞待王祥喜得淮南一道堂軍號無爲已閒暇地連
秋浦更清涼進趨勉心應懶退食優游策最長我住廬山
欲招隱爲君先去種松篁

舒城道中

元虞集

田間農婦騎秧馬林下齋僧敲木魚
試把一聯閒課吏詩成能就馬前書

過小喬故居

明高啓

孫郎武略周郎智相逢便結君臣義
奇珠連壁照江東都與喬公作佳婿
喬公雖在流落中門楣喜色雙乘龍
大喬娉婷小喬娟秋水並蒂開芙蓉
二喬已嫁猶難別把手詩書共怡悅
不學分香歌舞兒銅臺夜泣西樓月

巢湖秋月

葉廣

微風捲纖雲澄波浴華月
不見湖上人但聞歌聲發

合肥道中

新洪先

潯陽渡江江水新十日回首淹風塵鄉關別久夢仍亂世事
更多淚故頻欲憑北鴈傳消息不見南州一故人野樹溪花
正無賴淡烟疎雨自含顰

舒城遇雨

張瀚

行縣入舒城經秋暑未清谿雲林際合山雨隴頭平鷗鷺飛
相狎魚龍逝不驚邨農莫愁思虹影已東橫

暮春高井晚行

春來長日惜花飛馬上驚看綠已齊草裏鳴泉新雨後林中
歸鳥夕陽西柘皋日出鐘初靜濡塢雲深路不迷自喜民淳
安拙政何妨輪蓋數沾泥

自海會庵登龍華庵同僧鐵機作

孫從善

同人著意問秋岑，秋在高岑第幾層。
眼底崎嶇雲外路，眉端風雨杖頭僧。
望窮今古千峰變，心寄河山百感增。
踏響不知林葉盡，草庵遙對指青燈。

鎮淮角韻

熊敬

孤城迢遞倚晴空，畫角聲飄思萬重。
客館夢回天未曉，滿簷殘月落梅風。

梵刹鐘聲

梵王樓閣勢憑雲，隱隱疎鐘遠近聞。
老盡世人聽不了，幾回清曉幾黃昏。

藏舟草色

虎鬪龍爭事已休，昔人曾此計藏舟。
當時功業無尋處，散作

離離草滿邱

教弩松陰

落落松陰掃不開
亂蓬遺棘翳荒臺
奸雄已死三分後
教弩何人更此來

蜀山雪霽

曉起俄驚霽景開
蜀山頭白勢崔巍
捲簾爲愛瓊瑤濕
一片寒光入座來

淮浦春融

碧波如練草如茵
萬古長淮二月春
落盡桃花風力軟
海潮先湧化龍鱗

巢湖夜月

萬籟無聲海宇秋
青天漠漠夜悠悠
冰輪飛上瓊瑤闕
散作金波水面浮

四頂朝霞

絕頂雲林景最佳
奇峰盤疊繞仙家
芙蓉伏火丹砂老
寶氣千年結彩霞

廬江道中遇雨

趙貞吉

滿樹石榴花
松陰一徑斜
廬江風雨夜
來宿仲卿家

襄安道中

吳廷翰

縣本襄安古名從
漢史傳經過
但村落遷徙
尚人烟瓦礫田
間出橋獅渡口
眠僧家題舊事
猶是未徵年

巡江偶題

朱啓隆

輕舟搖曳水連天此日臨風倍慨然茅屋幾村朝霧裏孤洲
數點夕陽邊微軀愧乏涓埃報蒲宦期將謹潔先徇喜民安
何所事滿江燈火靜漁船

立春日合肥道中短述

王守仁

臘意中宵盡春容傍晚生野塘水轉綠江寺雪初晴農事沾
泥犢羈懷出谷鶯故山梅正發難寄欲歸情

競渡行

國朝
于覺世

令節今當五月五榴花豔豔垂紅羽錦標突兀起中天但許
爭能不禁取驚濤怒漲如山來注目風生鬢鬣開魚龍隱見
那可測天矯空天飛霹靂君不見焦湖萬頃蛟影宮鱗角初
成射日紅破浪騰霄會有日秋高待爾起長風

讀書湖心草堂

程汝璞

萬頃蒼濤一碧浮，憑虛直欲問丹邱。
春潮帆外收吳楚，夜月尊前落斗牛。
風雨自來山谷響，塵埃不到嘯歌幽。
登臨常作凌虛意，手攬煙雲接素秋。

北鄉田家

李天馥

農家貴力作，可以資吾身。
拮据饔飧計，能令甌絕塵。
北鄉殊不然，草宅弛耒耜。
溝塍亦殊佳，腴瘠非所馴。
樹下閒水犂，桑柘前未聞。
兒女但嬉嬉，孰解參雞豚。
比閭無園圃，菘韭等八珍。
何以延卒歲，嗟哉此情民。

鳳凰橋觀水

鳳凰誌失傳，橋名仍鳳凰。
四野皆枳棘，來儀疑荒唐。
唐九苞逸

何許有水聲鏘鏘其下湧甘泉澄澈可盪觴南走勢漸寬瑤
英鬱渟汪奇石生兩崖斑駁多文章峭岬雁齒排鱗次自成
梁迴繞折而東奔湧聞湯湯鰕鮒競隨之歷歷可數量荇藻
繖於濱作花揚芬芳上與藤蘿攀日月無全光駕鳧及鳩鵲
波陸相浮翔膠狹不可舟何以鳴吾榔獨能效鄭渠周環隴
畝俯倘藉資漑溉一夫疏隄防土澤黍稷榮因之薦馨香

合肥久旱郡守見陽張公下車異政壘聞時雨大沛

薄俗囂凌歎梓桑望風今喜慚張綱既能按部除稂莠何患
逢秋不稻梁自是牙前饒治行卻教管內擅文章鸞臨鹿夾
知多少豈止珠還說孟嘗

新稔誌喜

西疇初稔各嬉嬉，豔說山家兩日炊。繡畝雲晴收早菽，箬棚
陰滿試香糜。身閒久辦租庸調，序改爭明定火芻。月好風甜
虛過從，畱賓良愧鄭當時。

廬居白燕

茆簷兀坐戀斜暉，玉剪何來相向飛。趁月橫塘三影漾，受風
岐路半規微。臺無蔘井搏筐籠，巷別鳥衣作廬非多謝懷音
頸上下白頭友漸久忘機

喜雪爲見陽張太守賦

占瑞人稱大有年，清光落落致翩翩。須臾幾陣溝塍滿，遍野
皆成種玉田。

月洲桂花

在東家山下

香凝三五月洲頭，異境清虛插岸幽。應是藥珠宮裏出人間。

檀占午輪秋

蘇軾詩集

任良

佳節良辰莫負一簞歌
八公新草木七賢舊履
履
晴夜正思其詩長刻之
重爲古今度

山別墅

丁最

萬里青山來國遠六月
前微昔長怪鶴爲月每
移林入住漁
權謀無心盡極志坐來
澤不願白日到羲皇

九月見陽太守開謠鎮
淮樓集同人登高賦時分韻得

香字

邵陵

莫說登樓憶故鄉樓前
無限好秋光巢湖水漲
連天白金斗
城高落日黃四海弟兄
方把盞百年時序又重
陽使君小試

爲霖手萬落千村早稻香

稻香樓雜題

芝麓先生別墅

洞壑深沉白日陰空階行處綠苔侵斷無人跡惟荒草一院
秋蟲自在吟

慘淡郊原落日黃一聲村笛下牛羊高樓不見人危簷依舊
四風送稻香

題包孝肅壽像

錢陳羣

占郡城南路清風包老祠神明留案牘井里祀威儀慶歷
君子斯人亦我師暮年仍使節下馬共藜藿

護城道中

王 翬

長路枯禾自海田關心舊赤子長望遠望望遠望

爭汲斜陽馬不前艱難如此似或恐網民偏

廬州府志卷五十三

賜進士出身廬州府知府溫陵張祥雲主修
文籍志

廬郡金石甚少據揮塵錄稱郭振以崔公德政碑築城他石刻之不存皆于是時殘毀矣然搜羅遺佚僅有一一之存其目存于故籍宜併錄之今引周應合建康志之例以廬郡金石及府縣名人撰述合爲文籍志一卷建康志又以表論諸文附後今既別爲雜文志不復援以入此編焉

金石

隋

紫微觀碑

劉穎製銘開皇十四年立

天下名勝志略云廬州襄安縣紫微觀晉咸康四年會稽道士王妙才之所勅也銘石尙存秉梟馭鶴吹笙脫履而歸舉手長別十數字餘皴剝不可讀

唐

永濟龍王廟

天下名勝志載碑略云貞觀開慧滿禪師在山誦蓮花經二十餘年忽有白衣造門曰我東海龍王少子聞師誦經故來聽受其時苦旱爲說法已求其降雨答曰水早上帝司之若盜布天澤當死僧曰汝捨此身救我此民我誦此經救汝此身諾諾而去須臾膏雨三日龍死師救葬之民

爲立祠建碑其後水旱祈之必驗

十八學士畫像并贊石刻明人摹本在府學尊經閣後

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字德祖

劉晉直道存交守信雅度難追清文遠振

賢哉博識穆爾清風游清文藝高步談叢

太學助教蘇旭字慎行

言超理窟蘇旭字慎行

業敏游鼓躬勤帶經書傳油帛畫美丹青

缺六字經史家擅學林人游書市

槐市郎記室許敬宗字

薛作郎攝記室薛莊字元敬

薛生操履昭哉德音辭

大行臺司動郎

建平文雅休

記室考功郎中房元齡字喬年

才兼藻翰思入機神當

下

七

字

記室考功郎中于志寧字仲謹此文辭懷茲亮直

古稱益友允光斯職瞻此文辭懷茲亮直

天策府□□□□字思廉

志苦精□□□言實錄臨危盡義餘風勵俗

太學博士陸元明字德明

儒術爲貴元風可思博學□道離經在茲

太學博士孔穎達字仲達

道光□□□□闕里發八字

天策府主簿李元道字元揚

李侯鑒達雅量淹通清言析理妙藻推工

軍諮祭酒蘇□□字□□

軍諮談□□□□字正色于廷直躬之故

天策府文學褚亮字希明

希明倜儻瀟灑情宇博總九流□□□□

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字伯施

王行揚聲雖文絕世網羅百氏兼□□□

天策府參軍蔡允恭字克□

蔡敷達學簡有斯文冰霜比暎□桂同芬

宗沈括跋此唐秦府十八學士真像也考之他傳謂太

孝因薛收死一日忽思其人想像儀容不可得乃以劉

一孫補之命博陵閻立本圖其真與于志寧贊之立本

代名畫志寧唐之文宗也其中名字於史不合者多

如姚柬字思廉唐書作姚思廉簡之蘇壹陸元郭詩
莊唐書皆以字爲名李元道蓋文達于志寧許敬宗劉
孝孫蔡允恭唐書皆不字房元齡字喬年唐書以爲房
喬字元齡孔穎達字仲達唐書字穎達蘇軾名從九
從日唐書從由從助許敬宗薛莊官皆攝記室唐書以
爲直記室蓋唐書成於後入之手所傳容有譌謬此乃
當時紀實者也以舊史考之魏鄭公對太宗云如元齡
者佳則知元齡果名非字也蘇世長召對元武門問曰
卿何名長字短乃知後爲學士時方改名耳
明吳郡周天球跋陸慶庚午余從燕市得十八學士真
像琴木沈有中跋卽筆談所紀稍易前數語耳都人傳
悉藏大內永樂中仁廟與漢邱競相取玩成祖乃收付
兵科時兵科官侍直也以故卷至今置兵科云已持卷
就兵科都給事三原溫君純質之云卷誠有之縉素稍
弊容色宛然第題贊跋尾書跡差不逮蓋近代從中摹
出者也余嘗見學士卷有大小人物二種皆注意瀛洲
景象不求似其人乃玩具也此雖摹本而羣賢狀貌衣
冠儼存趨府舊觀如房杜之魁壘許敬宗之傾側一覽
而忠佞可鑒非尋常繪事比者詹事瑤柳李君博雅好
古復摹刻爲廣傳計加美矣余旣爲錄其文因議以于
元觀視雲臺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元年三月朔日也

明王世貞跋右十八學士圖督府參軍李子獲闕中令
舊本摹勒上石所謂周昉貌趙郎併得情性者也內薛
收不早死何減房杜許敬宗得早死不與李猫同傳生
亦幸有不幸耳余舊嘗爲朱司空題此圖末句云諸公
詰朝且虛左雋州旆人來上坐意謂王魏兩侍中也
知此圖今在司空所否然此十八文學之士以庶僚爲
泰王參預謀議耳高武廟始有北門學士及崇元集賢
漸以官著聞蓋至於今而極矣當李子少師公爲學
士時至十餘人併英宗朝李文達公輩亦十餘人爲我
明前後盛士焉知後世不托之繪史也耶耶耶王世貞
謹題
明黃姬水跋此閣立本十八學士像也唐文皇開館延
士以杜如晦以下十有八人爲學士每與討論經義夜
分而罷尋遣圖其狀顯其名字爵里而爲之贊以藏
諸府噫文皇可謂不世出之君而諸學士誠一時口
立木善翰尤工寫真所寫秦府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於時至寫像之日文皇歎曰薛收遂成故人恨不早圖
其貌則此爲真像無疑俾千載之下披閱閉其趨府
雍宮之態籌帷罄吐之懷宛然可掬也余友周公瑕得
秘閣臨本瑤郁李君摹刻以傳夫丹青易毀珉石不磨
後之覽者將使好文之主必蒐剽雲陸而抱道之士思
奮鱗入池矣豈無補哉沈存中以文皇囚思薛收而圖

像而薛收傳則以爲因圖像而思收以贊爲志

爲而杜如晦褚亮傳則以爲亮所撰存中非無據姑議

異同以備考云

明王世懋跋右唐十八學士圖真蹟相傳御賜兵科所

藏至今修爲侍臣異數友人周公取得其臨本佳者於

長安市中以遺子繁參軍參軍命良工勒石傳焉其間

稍異同史傳沈存中氏論之詳矣然余定爲貞觀物者

政於異同中得之李陵答蘇武書世嘗爲廣以其書組

緘史漢而成也圖贊在其君臣一時而唐書載更新舊

今贊中所稱字政可補唐書未備耳黃長唐書載更新舊

精考覈然希世之稱安知不破格於持論故知其曰博

識當自有神解可也此刻人物古雅宛然想見一時之

盛甚爲子繁重之也此刻人物古雅宛然想見一時之

以文學起侍從謂此刻爲子繁家故有房杜子繁於諸從子皆

萬歷元年癸巳

明李春芳跋唐十八學士圖舊藏兵科詹翰諸臣供事

廷試者故率必留飲科中輒索一玩相傳以爲奇觀朝

士不多見者子弟參軍齊芳偶得摹本將刻石藏之家

予諱觀之見其丰格衣冠甚都當其遇英主磨礱眷人

望之若登瀛洲至今膺炙人口考其人品雖閒有疵累

終不失爲俊髦至如元齡如晦同心運謀弼成貞觀之

治故一代名相也子與常熟大學士嚴公訥同被肅皇

帝簡用常授以官出入禁苑奉撰述者十年春寵恩賚
不知元齡輩之在當時曾有之否逮參陪綸閣未踰兩
年龍馭□昇未獲殫論思匡弼之愚其視房□ □ □ □
□多矣□覽斯圖□增□ □ □ □云

舍利塔記

正書在合肥西北鄉香社寺

按合肥北鄉柘塘集西北香社寺殿東南有碑半段碑額
題佛骨舍利塔記六大字初一行云廬州慎縣城節鎮香
社寺佛骨舍利塔碑記署銜西朝散郎字餘俱漫滅書法
似李北海不知何人手筆

何晏壙銘

天下名勝志唐景雲初土人發掘壙銘

合肥城記

韓愈撰

天下名勝志代宗時路應求刺廬州始甃合肥城韓昌黎

爲作碑記

梁公德政碑

崔綺撰草玩書大厯四年立

唐盧潘四辯

碑文載沿革

崔公頌德碑

李華撰張從申書天寶□年立

按揮塵錄云合肥郡治前有四豐碑上云唐崔相國德政碑後十年不復存詢之前歲武帥郭振者取以砌城云

唐李華淮南觀察崔公頌德碑在昔召公相武王除害去崔敷命帝廷佐成王卜洛定宅登頌清廟奉康王會朝豐宮克致太平惟崔公相元宗保寧聖德鎮安天下
籍蕭宗埽除兇穢紹享天命事今上振宣明威撫綏淮海惟申伯翊宣王登南郊與周室小白率諸侯征楚翟奉王職與崔公叶德同勳皆姜姓也夫議盛德論大功贊大賢舉其殊論卓然昭明不書其細申大體也故詩陳方叔之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又美韓侯之封曰有卓其道韓侯受命今述崔公亦不名不備官古之制也後魏尚書亮八代至公海內首稱人倫德範公少負

文學重名且兼宏略敏於王庭甲科入仕歷京兆倉曹
叅軍再遷司勳員外郎丁太夫人憂後使逆臣起幽陵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劔南節度留後使帝居西南
陷潼關至尊哀兆人思古公避伏之義於是帝居西南
依我心膺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劔南節度採訪使元宗
克讓聖子家為唐虞公出納王命至於朔方弼諧二聖
孝慈光明自西自東殄殲元惡天討之師岌如山行寇
若霜葉鼓激無餘帝曰爾國實協朕志官中書令封趙
國公拜稽首臣敢上言以負天明帝遂其高俾作少
師師訓東宮兼長邦憲居洛京乃傳濟王又興汾州
王德日宣汾州阜安乃統江淮主三軍省萬人加工部
尚書時征鎮之師持動奸令公獨露奏懇用輟興轉吏
部淮南旣清軍有餘逸夷難江南萬里康哉六歲在鎮
心持王幄戀慕之極至於流涕獻章請朝帝恩降允公
不俟駕建旆將馳者盡泣訴吏人遮道即日詣闕乞留
者三百餘人公申諭而行至於京師天子大悅曰趙國
先帝元臣嘗為朕師自我不見於今六年有司如朕意
待之加尚書左僕射遂淮南之請所部八州人舞手蹈
足秘書少監兼廬州刺史長樂賈深有文武才略忠於
王室惟心馭下嘉績升聞戴公仁明思揚盛德合犯令
彭城劉商先後之公臨人惠和老幼咸曰我州我邑敷
王德澤崔公封內我是以安斯人不銘其德不可謂賢

華嘗忝公遊者以爲頌夫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入
掌三公之政出賢侯史克頌野敢附前烈以書公不
縉衣魯僖公則王室尊崇美政則王之命行不惟頌公尊
朽故也今載公朝觀之禮以去大之其文曰思崔公出
天之王崇克孝克忠宣帝之武恢帝之功自蜀自朔以於
鎮之崇克孝克忠宣帝之武恢帝之功自蜀自朔以於
秦宮出納大命決事於衷思崔公烈郁以豈以肅
乃統淮服泊江之澳闕長穀震旆霜鏃爾毒罔
不鎮服思崔公三世元臣德綏生人乃朝於王願殊
倫江曰東南飲化如春爲朕腹心寧其呻吟於揚四牡
覲於王鷲聲央央珮玉以銷乘珪奉璋公復於不垂泣
其駭公慕彤庭涕濡於裳思崔公廬江州邑欽不垂泣
我公之還陽和起蟄乃求藥石藥石爰立刊之頌之介
福攸集介福攸集州人斯及

同食館記

陳鴻撰太和三年正月立

在合肥

旌表萬敬儒孝行狀碑

盧潘撰大中十三年立

輿地碑記在合肥孝義坊

廬州重建巢湖太姥廟記

邢湛夷撰

八分書并篆額龍紀元年立

輿地碑記云在巢湖廟中

風鶴亭

韓无咎撰
文載形勝

浮槎山八絕記

唐沙門僧皎撰

集古錄詩凡八首亦無刻名年月在浮槎山下

奉勅置使者靈廟碑

李忱撰開元二十年正月二十五日立

寶刻類編在廬州

刺史羅珣德政碑

楊憑撰正書并篆額貞元十九年四月六日建

寶刻類編在廬州

巢湖南泰院佛殿功德碑

徐吉撰保大八年九月一日建

寶刻類編在無爲

五代

重修巢湖太姥廟記

周鄴撰保大二年立

與地紀勝云德勝軍節度使都督廬州諸軍事廬州刺史

周鄴立碑在廟中

梁縣定光院金剛經碑

在合肥

輿地碑記云其碑八九段甚古

金剛院碑

賈易之撰

重建明教院記

黃德麟撰行書并篆額昇元四年十月建

寶刻類編在廬州

浮槎寺題名記

缺撰人名年月

寶刻類編在廬州

宋

重修縣治記

乾隆二十三年立
龍二十年立
文載城署

康熙志載王萬年廬江地理辨云景泰庚午修學築牆得此碑于土中

新開澗河記

開寶四年立

輿地碑記云在布政坊

廬州五縣均田記開寶四年立

輿地碑記云在布政坊

衣錦亭記張君房撰天禧中立

輿地碑記云以馬亮兩守鄉國故名

鎮淮樓銅鐘

款陽文正書大中祥符八年正月昌再與鑄在合肥鎮淮樓上

浮槎山水記

歐陽修撰
文載山川

李伯時龍眠山莊記 蘇軾撰

輿地碑記云子瞻爲之記子由有詩二十二首韓駒子蒼

又從而和之

七門廟記

劉郊撰嘉祐二年立在舒城
汶載水利

孝肅包公墓記

林至撰無年月在合肥
文載冢墓

繹志亭記

鍾文珍撰無立碑年月在無爲
文載古迹

福巖寺碑

天下名勝志載碑略云梁武帝第五女夜夢入一山爲尼
詰朝奏帝乃取名山圖展得此山恍如夢境天監三年敕
荆道林寺成遂入山祝髮號總持大師嬪從悉聽爲尼碑
陰有宋元豐七年洛陽景謨遊刻

真宗御製碑

碑陰有米芾篆書崇寧四年立在無爲州學宮

哲宗辟廱碑

無爲志此碑久瘞牆陰乾隆五年掘出

章吉老墓表

米芾撰并書大觀元年立在無爲

詩碣

天下名勝志巢縣北鄉有宋建大力寺址居人掘得碣云
地去巢城十里分招提名目古今存風摩斷礎皴紋暗雨
剝殘碑點晝昏一道澗聲飛石壑兩邊山色鎖雲根杜鵑
花裏啼幽徑往事依稀似訴論

徽宗御製學校碑

大觀二年立

晉人法帖

天下名勝志無爲郡治東北有寶晉齋米元章建四壁皆

百晉人法帖

墨池二字 米芾書在無爲

廬州新學記 趙希老撰 乾道九年五月立

稽古閣記 徐堯撰 淳熙四年三月立在無爲

包馬二公祠記 韓元吉撰 淳熙十二年立在合胞

無爲州貢院記 王簡撰 淳熙十二年立

巢縣學記 焦抑撰 慶元三年九月立

廬州重建學記 阮覲撰 嘉定五年十二月立

待制楚公祠記 趙汝談撰 嘉定七年七月立在無爲

紹定殘碑

明崇禎志舒城鳳凰橋官溝稱玉帶河有碑記湮沒街傍
露頂可數寸許萬歷中縣尹楚石林出之洗字見碑誌官
溝水路傍鐫小楷則紹定二年林知縣立八字公曰碑待
林而出也于是樹碑覆以亭因爲詩云五百年前此後身
而今桑海幾揚塵四郊只剩山川舊片石誰留姓字新自
信彼蒼應有意再來此地豈無因漩淵一水環如帶繼我
遺功俟後人

元

郡城隍廟記

余闕撰正書至元五年立在今肥
文載祀典

重修無爲州學記

李禁卿撰延祐四年立
文載學校

重修無爲州大成殿記

王俱撰至治元年立
文載學校

加封孔子詔書

正書至大二年立

右加封詔書在廬州府學間復撰文按詔下於大德十一年九月次年至大元年始刻石字體篆隸正行及蒙古書不一然多不及此碑之楷法也

同知拜住君政績碑在合肥鎮淮樓下

缺著書人名至元六年立

元廬州路總管府同知拜住公政績碑銘記今至元六年庚辰冬十一月朔列大夫知廬州路總管府事拜住公既受代郡之士民周庭梓等來日公治郡五載政績表表非托文貞石何以慰邦人永久之思敢請予受厘治下義弗敢辭按事狀郡先賢宋樞密使孝肅包公拯剛方清直足以風厲百世書院雖設而廟像未嚴公捐已貲千五百緡倡郡人新之增廣弟子員敦勸程督始終無倦府治館傳久而弗完屢譙壺漏壞更鼓弗明皆先割俸金委曲規措監倉廩則嚴以去弊檢水旱則寬以恤民汰冗濫選率去鄉保土胥部內番上軍成淮楚隸沂漕戎府其廬里族屬有宿城或資產相交涉率以貢封椿爲詞府聞於省檄千夫長督所司徵理追呼逮

捕爲害已數歲公闕實舊案詢考戶籍遂辨其誣五載
之刑其惠利及人多類此公蒙古紇烈氏故湖廣行省
丞相恒陽王之孫武昌王之子蚤入宿衛用文蔭授官
歷澧州齊安俸遷是職族貴年富而無紋綺驕蹇之習
質厚氣宏而濟以廉慎之操故施之政事有古循吏風
公之伯氏故江西行省左丞相思鐵睦公當延祐至治
間嘗長是路有惠政見於去思碑石公復接武齊名相
門遺澤蓋淵淵乎其未艾也唐賈敦頤爲洛州司馬弟
敦實繼爲長史皆刻石市儉人稱棠棣俾子於公之昆
季見之矣矧此邦士民能揚其長之善於終更之後又
復得見其俗化之歸厚也嗟歎不足敬系之以詩曰朝
廷羣雄乘時奏公風虎雲龍維乾烈氏曹華而貴實開
後裔功顯廟堂恒陽武昌有子向德好禮克濟厥美武
此大邦政絮其綱德化孔彰新廟奕奕治傳增飾黎壺
有職包率宿胥好戢弊除民用奠居伊昔郡長澤被茲
壤耄耄俯仰棠棣之碑對刻信辭於古有輝淮山高止
淮水清止德音不已

都思鐵睦亞中碑在合肥城鎮淮樓下

缺撰書人名至治二年九月立

清心亭記

缺撰書人名泰定元年立
文載古述

明倫堂記

虞集撰至順元年立在舒城
文載學校

賈文肅公祠碑銘

吳炳撰無立碑年月在無爲

賈公墓碑

在無爲

龍眠書院記

揭傒斯撰至順元年十月立在舒城
文載學校

景賢書院大城殿記

揭傒斯撰元統三年立在合肥
文載學校

興文書院祠記

王林撰至正八年七月立在舒城
文載學校

青陽山房記

程文選撰至正十年七月立在合肥
文載古述

修城記

余闕撰至正十一年立有碑陰在合肥
文載城署

廬江縣禁鐘題字

正書至正十年十月鑄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右廬江縣禁鐘題字其書廬爲庠

不合六書之正此鐘爲縣尹張居敬所鑄達魯花赤普顏

不花以下及進士列名者十餘人而用鄙俚無稽之字足供一噱然亦可見俗字之有本也

賈侍郎墓碑及像在無爲州北門外賈家灣

至正間立碑右石刻遺像

廬州路鍾在府學

陽文正書

左元放像在潛山廟

明合肥令劉志選刻石並跋

名人著述

漢

淮南子二十一卷

淮南王劉安著

明宋濂淮南子辨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漢劉安著安
淮南厲王長之子招致蘇飛李尚左吳田山雷被毛披
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講論道德總
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李氏書目云第七第十九
崇文總目云存者十八篇今所傳原道俶真天文地形
時則冥覽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谷道應化論詮言邱
略說山說林人間務修泰族等訓連參木要略共二十
一篇似未嘗亡也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又
有外篇三十三篇漢志與內書同列於雜家中外書余
皆未見淮南子多本文子而出入儒墨名法諸家非成
於一人之手故前後有自相矛盾者有亂言而乖事實
者僂曰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
喪又曰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
遼遠未能至故至三年之喪殯兩楹以俟遠方三代時
無印周官所掌之璽節鄭氏雖謂如今之印章其實與
角虎人龍符旌諸節並用不過手執之以表信耳今乃

曰魯國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如是之類不能盡舉也
昔呂不韋相秦亦致辨士使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十
二記六論入覽其說雖未純要其首尾以類彙然成一
家言非淮南之雜也古人論立言者漢不如秦秦不如
周信矣哉

渾天儀

王蕃製

叅同契三卷

魏伯陽著

宋

刀筆二卷

策府應言集二十卷

肥川集四卷

表奏六卷

榮遇集十卷

以上郡守劉筠著

唐文粹一百卷

合肥姚鉉編

包孝肅奏議十卷

合肥包拯著門人直淵張田編次

胡松包孝肅公奏議序始余讀宋皇朝類苑名臣言行錄及呂氏家塾記垂蒙訓與沈氏筆談諸書具載包孝肅公言行政蹟未始不敏社敬歎想像其肅容峻節雖距公且數百年凜凜然若侍其側而毋敢情也後讀公門人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廬州軍州事張田所為公諫草題辭謂繇諫官御史至大用始終進退完節令名而天下無異議者以公釋褐登朝仕不急達歸養十年無宦意其心惟知孝於親已而天子器其才行處之當路公上裨才閣下瘳民瘼中塞國蠹其心葦葦焉惟知忠於君乃知公之政業聲名所以動華夷而塞宇宙其學蓋識其遠且大者矣最後讀國史本傳又知公之孝之忠實自其無欲始蓋公天性簡儉其衣服器用居處飲食至為節約後雖大貴如初官此豈復可以官室之美妻妾之奉與所識窮乏得我而為之哉故其立朝審諤去就脫然所欲易盈進退皆足要之故其立朝審諤優容之而已矣抑余重有感焉方公之知諫院也嘗寫唐魏元成三疏上之且請天子置座右及別條七事大都在明慎聽納辯別朋黨愛惜人材不主先入之說蕩去猜疑條責臣下以消弭禍變率錄微過以導迎善氣其言甚美皆闕當時大體至於論日食地震星變與謹奉天戒之說欲其撰省於戎狄盜賊號令賞罰之間所宜進擢賢傑振張紀律廣闢眾正之路遇絕羣柱之門

斥遠佞檢博延公卿近自宮禁遠及邊郡杜漸防微中外協濟而後后患可弭諸疏尤為百代之龜鏡竊謂當今之世有忠君愛國之志者雖如公之上魏鄭公疏可也然則省吾之重梓豈亦有感於是乎省吾在江淮間稱循吏其治郡蓋多善政要為得師於公比以書來曰孝肅公集刻在廬百有餘年矣字率漫漶不可讀且多譌誤吾將校而梓焉子其為我叙簡端余不佞顧何能敘公集然平生所願學公者乃本之孝之忠之性以與世之學公者其師焉

郡守張祥雲重刻包孝肅公奏議序史載包孝肅公奏議十五卷今存一百七十一篇為十卷公門人張田編次國史本傳及公執事附於卷尾貯府學尊經閣梓三易近復忠陽公餘補綴殘闕繪像簡端余嘗讀公集合觀公生平行事竊歎公高風勁節震炫古今人耳目間董稚婦女皆畏而慕之前人述之詳矣而立論究有所未備公所長存宇宙而不敝者非特如史所稱天性剛直之謂仁宗初立賢否雜進紀綱弛而邊鄙授慶歷以後羣正盈朝韓范文富司馬公等皆當時名臣公獨立其間不為雷同倚附上自朝廷典禮差除刑賞選舉下逮邊防馬政之得失利害錢糧戶口鹽茶竹木之盈縮多寡每奏一議無不如燭照數計而龜卜立可見之施行尤以愷君德謹天變恤民命與三疏七事為蔽蔽其

言曲而中質而不華繁而有體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羣
臣莫之抗則其所挾持甚大公之改監和州也仍以親
老辭及再起用數歷中外三十餘載毅然無所願避所
至吏民畏擢貴戚斂迹然剛而不復清而不刻精察嚴
明未嘗不推以忠恕天下無異議獨歐陽公疏論八攻
罷張方平攻宋祁遂除三司使是奪蹊田之牛又貪其
富公避位者久之卒就職又奏和市上供物以革科率
之擾君子之圖君也行其義之所是苟有利於國家何
恆乎人言避嫌遠疑之說豈足以律賢者哉識量過歐
公遠矣嘉祐元年仁宗皇儲未建公與范忠文趙清獻
共文獻諸公數具疏請不聽三年獨上書極諫以謂太
子者天下之根本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其言至危悚帝
初意猶以爲疑及再奏對始色喜曰徐當議之後儲位
卒定實始於是藉使公忠愛之誠非裕於平日而發於
臨時不爲仁宗所深知而篤信期必行而後已卽折楹
牽衣徒足激怒聖意天下卒受其病一時在廷諸臣得
君之專能引其君於當道鮮有及於公者惜乎公居外
之日多典樞密之日少卒未竟其用公與仁宗千載一
時之遇君臣同德使執政專且久盡出所學以佐聰明
不惑仁聖之主平治天下其功業成就何如哉余故曰
史稱公天性峭直尚不足以盡公孔子所謂成人孟子
所謂正己而物正公庶幾焉公肖像滿天下曩時所見

皆稜角峭厲使人汗駭僵走不敢仰視今奉
命守廬拜公遺像於香花墩上嶽嶽懷方和露溢於眉睫無
外間妄塑非常狀甚矣人之好怪也閭羅包老之稱豈
以其貌故耶後之君子讀公之文考公之行事想像其
形容可以得真孝肅矣香花墩在府城南頁郭四面木
花清見底游魚可數魚多細肥美林木蒼蔚廬人與公
子孫卽其地立祠祠公蓋卽公讀書故處云

奏議三卷

無爲王藺著

文集二十卷

合肥楊察著

潛川集

舒城朱翌著

龍眼集

博古集

以上舒城李公麟著

樂記五卷

文集二十卷

以上無爲楊傑著

相山集二十卷

詞一卷

以上無爲王之道著

元

青陽山房集

合肥余闕著

元李祁青陽文集序積鬱無幾朋舊凋落已盡呻吟疾
痛山忽得同年余君廷心詩文一帙讀之輒泣然涕
而歎曰嗚呼世安得有不得而兼者廷心者哉廷心文章學
問致事名節雖古人有不得而兼者廷心者哉廷心文章學
復有斯人哉元統初元子與廷心皆進士及第已而廷心得
一甲寅三名三名者皆得進士及第已而廷心得右
子忝左樹唱名謝恩子二人同班列賜宴則接肘同席
而上同賜緋服同授七品官當是時子與廷心無甚相
遠者其後子以應奉翰林需次丁父祖父之變三奉母
就養江南沉沒下寮學殖日益荒穢而廷心方由泗州
入翰林爲應奉爲臺爲省聲光赫著如干將發礪莫敢
觸其鋒文章學問與日俱進如水湧山積莫能窺其突
兀於是子之去廷心始相遠矣又其後遭遇時變予以
母憂竄伏鄉里深恨不得乘一障以效死而廷心以
卒數千守孤城屹然爲江淮保障者五六年援絕於子
竟秉節仗義與妻子皆死生爲名臣歿有美諡於是子
之去廷心又大相遠矣嗚呼廷心已矣世安得復有如
吾廷心者哉或者以爲廷心之死乃天之將喪斯文子
以爲廷心雖死而斯文固未喪也廷心之孤忠大節足
以照映千古蔚然爲斯文之光而何喪之有焉使得如

世之貪生畏死甘就屈辱而猶視然以面目視人者則
斯文之喪蓋掃地盡矣豈非廷心之罪人哉廷心詩問
古雅其文溫厚有典則出入經傳而人誦之鑿鑿乎不
精深而議論闕達固可使家傳而人誦之鑿鑿乎不
易也惜其稿燬燼無遺獨賴門人郭奎掇拾於學者記
錄之餘得數十篇以傳而或發育之妙則凡世之欲
以一草一木之微已足觀造化發育之妙則凡世之欲
知廷心者又奚以多為向日昔太史司馬公述屈原離
騷之旨謂推其志可與日月爭光嗚呼屈原不可向矣
千載而下知廷心者其如司馬乎廷心嘗讀書青陽山
中及仕而得緣多聚書以惠來學學者稱青陽先生故
是集以青陽為名云
明羅洪先青陽文集序余青陽先生死安慶安慶之人
德其功壯其節葬而封之廟而祀之三年以為先生出武
嘉靖甲寅省吾雷侯守廬州之三年以為先生出武
世居合肥合肥乃其故鄉文獻不足來者無所徵也取
青陽文集校其漫漶補其亡逸刻之郡中夫先生天下
之士不可限以合肥其為後世之傳不獨以其文也而
豈必其微與否哉惟夫休勢者短計狗名者輕生有情
境危迫不得已而隕首者可謂之死不可以為節有義
氣激作有所為而授命者可謂之節不可以為仁所貴
乎仁者無所累而常自得其為累也莫甚于愛身與妻

子之念而能自得者必不惑于言語文字之間子諡先
主之文察其心之所安智之所及其有庶幾者哉擬古
之章曰辛若足念殺身且成仁七哀之章曰一身未
足惜妻子非無情言無愛身與妻子之念非人也然所
愛有甚于此矣去逆旅者留其橐則返駕車馬者與其
後則困所係者最則損之不易自非決絕於漸積則其
願戀適迴方且以死為諱况望任為已責耶以是知其
心之有所安也其論文也則曰學聖人之道則并得其
言學聖人之言非惟道不可得并其言胥失之矣又曰
古之賢士多不兼於文藝文藝雖卑世亦貴而傳之者
愛其人故也夫得其人於文藝之外非難得聖人之道
於言外為難不背于聖人之言以為道其有他術以為
名乎以是知其智之有所及也智有所及而心甘安焉
則一死非所以塞責為其責有重於死也一節非所以
善道為其道有大於節也其視身也猶逆旅而不忍以
身為之橐其視妻子猶車馬之御也而不能以妻子為
身困在親為親在君為君不必於守死亦不必於求全
其於生而死也猶言與獸皆其不容自己也以是求之
謂有徵於先生不可哉予為仁而未之有得每於古人之
庶幾者必設身以處之以驗能否故嘗有徵于先生今
淮南多故當道忽保障安戢之策而雷侯乃刻先生文
集率作其鄉之子弟可謂知務他日考績其尚有徵於

此乎因慨然序之
郡守張祥雲重刻余忠宣公青陽山房文集序合肥余
忠宣公英風勁節炳耀千古海內之士知公之名高公
之節皆能言公之行事而至於其文之沈博絕麗出風入
雅則罕有能讀之者夫公之精誠貫金石而燭霄漢固
不以詞章重然古之君子臨大節捍大患類皆發乎仁
止乎義根抵乎學問而其緒餘則流露於語言文字之
閒是故智窮勢細一死塞責者小諒也蹈水火冒白刃
授命疆場者小勇也若公當元之季守孤城羣盜環布
四外南北音問隔絕兵食俱乏抵官十日而寇至倉遽
之閉乃能議屯田築堡砦左提右挈將帥用命屢卻強
寇固守者六年使瘡痍飢饉之民可以守可以戰且可
以其死至於矢亡援絕城陷身歿則時勢使然豈輕生
狗名之輩憤激於一時義氣者之所為耶史謂當時欲
挽公入翰林公以國步危蹙辭不受又謂公留意經術
五經皆有傳注為文有氣力能達其所欲言詩體尚江
左高視鮑謝篆隸亦古雅可傳然則使公居承平之日
符筆史館雍容揄揚潤色鴻業後之人讀其文而想其
颯拜庶歌之樂公豈獨以忠顯哉余來典是郡求公遺
文僅得青陽山房集五卷刻既漫漶復散佚無存特
校而梓之以垂久遠使知公之見危授命不存乎臨事
之捐軀而存乎學問之素定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如公者可以當之矣

五經傳註 合肥余闕著

環翠山房集 合肥葛籟孫著

望雲集 巢郭奎著

文集 合肥楊斛山著

明

沖元草 合肥孫鎮著

友雲集 合肥龍源著

垂光集二卷 合肥周壘著

鄧守張祥雲重刻周忠愍公垂光集敘廬陽山川雄厚
其民質直而好義多慷慨有志節之士史傳所載豐功
偉烈代不乏人而孤忠大節尤卓卓表異者宋則包孝
肅元則余忠宣明則周忠愍三公者皆爲言官而或以

言顯或不以言顯至若功名無所展於朝經猷無所
施於世徒以批鱗折檻糜肌碎骨則忠愍之遇尤窮焉
夫忠愍既不獲生皇祐慶歷之閉與韓范司馬諸君建
自於一廷又不獲如忠宣之戮力瀝場爲國家捍災禦
忠以伸大義於天下周內文致死於閹宦之手論者莫
不以是爲公悲及夫錫美諡邀恩蔭名彰汗簡廟食百
世論者又莫不以是爲公悲及夫錫美諡邀恩蔭名彰汗
人臣生當極盛之朝相與歌詠太平惟是進思盡忠退
思補過至遭時之難或鞠躬盡瘁於孤城之下或剖心
泣血於大廷之上亦惟行其心之所安成敗利鈍非所
逆睹此則忠愍之心與孝肅忠宣易地皆然者也予既
梓忠愍之文於孝肅忠宣之後而復綜舉其大節以見
三公之用心如出一轍亦以見廬陽風俗之淳茂有自
來云

駁議十卷

奚囊橐餘

以上郡守張瀚著

名世文宗

合胤令胡時化著

春秋列傳

郡守潘榛著

廬陽文獻志

合胤孫荆著

春秋說

史綱鈔

以上合肥王謨大著

曠園集

黃葉庵詩集

以上合肥李澐然著

敬繇編

合肥寶子佩著

書經便蒙

合肥王菴著

詩集

合肥黃道月著

詩集

合肥黃道月著

先月館詩集

尚書會旨

以上合肥陳懋昭著

書疇彞訓一卷

程子大學定本一卷

大學正宗堂經解

古本大學解

大學經傳註二卷

大學註一卷

肅帝敬一箴解

以上合肥蔡悉著

高岡遺稟

舒城秦鳳著

默然集

舒城祝富著

雪壺集

廬江王永年著

志略

無為吳廷翰著

巢湖考

巢許景奎著

太極圖說

無為沈桂著

婺州集

無為劉汝佳著

看劍集

無為朱合明著

里中功臣列傳

巢縣張符著

百疋高祖開基所藉運籌決勝斬將奉旗功寧可勝計
而至於水戰操舟若神長驅橫掃此蓋巢湖數艦功居
多也故始定建業草創爵封是時上尚稱吳國公而
廖耶國永安與胡大海遂首開國公乃自不嫌肩竝云

遠洪武三年大欽封建暨後所追封者蓋在余巢六侯
四公二等下累任各衛指揮使同知僉事者更有加焉
居巢茲爾國恩優渥若是功足受爵足償功可謂盛
矣然法網少密蓋黨事發天下功臣殲滅狼籍彼其刑
白馬指黃河而誓者何在卽株果波於巢又何憾乎
後天子紹明先世之道慨然下明詔詔太宰大司馬
考故實收錄故鄂國曹國衛國信國諸公後爲徹侯且
增誠懇秩而爲南安德慶後者竟不獲沾一命豈其敦
彼而遺此失在奉行者不能廣德意耳今其苗裔固在
徒增切怛第僅宥享大廟及俎豆鄉賢祠期不爲若
故氏之鬼而已或者曰巢邑風土瘠薄惡稱公侯乃余
聞俞氏府於成化間卒罹烈燹金書詔冕竟爲灰燼嗟
嗟此豈其天意耶余故憐諸勳後死者魂魄私恨無窮
而尤慮其功舊無傳也爰悉心訪故老採國史及他
功臣事有相錯者并其家乘集之合爲里中功臣列傳

司馬溫公我箴注

小學廣義

以上巢縣楊舜漁著

竹窻吟稿

巢縣向侃著

四書講義

巢縣李發著

易解 巢縣徐體乾著

詩經五雅

綺園詩集 以上巢縣尹君翰著

國朝

稻香樓詩集 口應詩自俊著

許自俊稻香樓詩序 灑上神州 廬陽 芳甸 雄城 插漢 俯
瞰 清流 峻坂 倚雲 遙通 碧洛 乃當 坤兌 交維 之壤 斗牛
合璧 之區 爰有 渤海 高賢 矧此 辟疆 盛事 汀畦 飄渺 彷彿
佛蓮 萊臺 榭參 差規模 闕死 發石 爲清 採幽 壑之 芙蓉
咽瀾 成堤 琴芳 洲之 柱若 坊峙 西成 東作 樓名 水明 稻
香門 開三 徑收 東屯 西穰 之禾 戶對 兩峯 攬丙 舍西 山
之翠 鏡亭 依沼 人胡 爲乎 水中 複道 連雲 鳥胡 爲乎 木
末妙 香世 界結 竺老 之精 蘭明 月家 鄉尋 仙人之 舊筵
花開 竝蒂 析同 周子 愛蓮 粟去 折腰 節比 陶公 栽柳 絲
天種 紙聽 雨燕 窗白 石灘 經養 風竹 鳩平 沙落 雁長 虹
影入 春波 紛縷 棲鳥 窈窕 輝連 夕照 葺房 宛轉 繁書 帶
之青 蕙檻 玲瓏 佩古 純之 纈纈 纈纈 纈纈 纈纈 纈纈 纈纈
之魚 平楚 朝霞 坡放 林逋 之鷗 若乃 草字 王孫 尚鋪 錦
繡 苑名 帝子 竿拂 珊瑚 建林 鹿幘 成箋 蟋蟀 之詞 在李

苑苑時誦麒麟之句植文人之篋盡化龍鍾種中郎之
柄俱稱鳳尾挑源洞口疑雜大之皆仙華子岡頭見鴛
鴦之如怪於是日愛景光法紫陽之讀西吹陳思之冢
傲踵皇甫之娛老十休東懷孝肅之祠西吹陳思之冢
南眺焦隱之湖北望米顛之壁山川相繆吳楚之異
觀星漢下網見水天一色案接入公草木月滿肥流
窗排六逸竹溪烟籠獨岫披圖日涉笑宗炳之臥游載
酒頻年歎向平之虛願竊見金谷萬林鞠爲茂草翠筠
于敵代作荒岑孰與蕁菜鱸魚不于季鷹之圃揪枿落
葉常羊司馬之園者哉俊登樓王粲倒屣何堪下榻陳
蕃長殫竊媿登山臨水敢奏白傳之篇醉月臥花亥傳
青蓮之序

楚香亭詩集六卷

合肥許夢麟著

臥雲居士集

萬松樓集

以上合肥楊綺南著

秋水吟

合肥蕭嗣奇著

年初集

合肥王絲著

眠鶴亭全集

合肥王綱著

詩刪十種

合肥朱弦著

辰懷軒集

合肥李莒著

嶽搖堂集

合肥許裔馨著

秋吟

合肥何應磨著

二樓詩集

合肥許裔鬻著

慶雲樓文集

合肥徐國顯著

朝霞集

合肥陳系著

酣綠亭詩集

合肥秦成著

抹雲亭詞

合肥秦篆著

朝霞吟

合肥何五芝著

對木齋集

合肥何五雲著

巴吟泌園集 合肥王舟著

容齋千首詩 合肥李天馥著

盤隱集

野香亭集 以上合肥李字古甫著

華嶽集 合肥許孫奎著

立耕堂詩集 合肥許孫菑著

冰翠堂詩集 合肥王裒著

武經句解 合肥吳純姬著

履石齋詩集 合肥蕭玉成著

雙谿詩集 合肥許夢麟著

玉禾山人集 綠楊亭詞 以上合肥印寶麟著

痘科約言 保赤要言 以上合肥黃學如著

尚書遊注

經史集說

以上合脰高重瑛著

遊典同心析義

合脰徐廷棟著

左傳滙箋

三禮滙箋

莊騷滙箋

聽雨樓詩文集

以上合脰詩齋卓著

廬州府志卷五十四

賜進士出身廬州府知府溫陵張祥雲主修

敘錄

廬州府志今存者但有明隆慶崇禎二志甚善其前古志不可得見輿地紀勝引新合肥志帥李大東撰郡文學劉澹序其書若存當有益於郡志惜其亡佚今錄舊序合一卷爲序錄俾後人知著述姓名云

明天順志朱鏞序廬州府志暨州縣類爲一編藏在學宮則景泰間諸儒所修者又有舊志一編前合肥縣學教諭東陽樓悌所輯者鏞承乏是邦公暇偶取而閱之舊志事文混淆固當釐正而新志去取詳略槩諸春秋紀事之體有

可慨者因欲重加校定刊置郡齋備一家言顧時方艱食未暇也茲幸歲功有成忘其疏淺手自校摩既克就編僉謂宜有言引諸首簡乃爲之敘曰輿地有志尙矣粵稽諸古黃帝畫野分州大禹任土作貢職方掌於大司馬小戴記王制之詳皆帝王政務攸寓而太史氏所重也自姬轍不西陲爲春秋裂爲戰國諸侯方惡去其籍於是國異政家殊俗而帝王經世之大經大法隱矣繼是馬班執筆始創志書郡國有述後世因之山經地志諸書充棟苟非紀載有法奚以求厥衷而會諸約哉廬之爲郡介在江表入春秋已爲荆蠻邊幅詩所謂荆舒是懲者是已桓文稱伯攘楚尊周其干戈往來已迭見於取舒圍巢伐英氏之文

兩漢之興僅得息肩而三國濡須之武亦躡矣下此而南
北瓜分又爲一阨唐宋中葉以後困橫於藩鎮蹂躪於戎
敵而淮西之危遂視三邊嗚呼民生其閒亦何其不幸哉
我太祖高皇帝君師宇內迅掃前元之陋上復唐虞三代
之盛兩淮在邦畿內遂爲樂土詩書禮樂衣冠文物之懿
視昔有加而生民老子長孫俎豆婚嫁於桑梓閒絃誦之
聲接於四境回視昔之干戈邊鄙天壤懸異於以上昭我
朝列聖深仁厚澤之治所以漸摩被冒入人之深又可涯
涘也哉嗟乎仁義政教之本也忠孝風化之原也志之所
藪名臣良士孝子貞婦與夫尙義之儒舉其一二可以榮
求旌其在編可以相觀而化此又制治之本意而是編之

所重也茲特表而出之若夫制度文爲古今沿革則覽者
可以自得無庸贅及是編舊號廬江郡志易以今名者遵
時制云爾

明正德壬申志潘鏗序廬陽何以志蓋古者有列國之史又
有四方之志夏殷以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九邱之籍至
周猶存周則大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
亦置史官若晉之董狐齊之太史南史楚之左史倚相左
傳稱周志國語引鄭書是已況夫閭胥族師黨正鄉大夫
皆得遞書其所長而登之於上是以窮居側陋之行
必達封建旣廢史惟朝廷有之故蕭何入關先取秦之圖
書而後能知天下之阨塞漢武從仲舒之言郡國計書皆

先上太史而丞相者乃其副及東漢撰作風俗之後郡國始各自爲志則兼地理人物文學制度而有之史之法略備矣廬陽舊嘗有志成於仁和朱公鏞議者病其簡略宏治開西充馬公金極力完之垂成而公有參藩之擢事遂不果正德辛未我月崖徐先生用礪名御史起廢牧我邦下車之日卽銳意于是值兩淮釋騷調兵食飭戎備者無虛日又明年乃得延校官千鳳宣治太學生鮑捷元卿鄉進士高誨廷弼庠生袁濂希周輩哀輜搜較略已成帙而屬鏞銓次之帙成僉謂爰引一言以弁諸首予惟事有若迂緩而實切於政務者郡志是已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美惡人物之臧否土地之肥磽疆域之分合賦役之重輕戶

口之登耗非志無所於考俗吏往往疲精竭神於簿書期會之間視此殆若弁髦自非博雅好古之士孰肯究心於是哉矧民情土俗與時消息爲治者因戶口之登耗而弛張之因財制之虧盈而輕重之因賦役之羸縮而進退之前言往行某也可師某也可懲而上下千百歲一展閱之如指諸掌孰謂無裨於治哉鏗也才疏識闇學陋聞寡莫窺史法不能不貽挂一漏萬之譏惟竭此心而已矣若夫芟其繁蕪補其闕略不能不望諸後之君子

明隆慶壬申志石星序豫齋吳君守廬陽朞年政清化洽境內無事閒簡舊志見多缺略靡次時移事異弗宜厥民於是慨焉咨鄉艾詢故俗索時瘼訂戶稅撮賢士大夫行誼

而著爲紀采循良守牧偉績而彙爲篇蓋又暮年而志成
焉則走使都下來問敘余取志再三讀知廬古舒六之國
也詩曰荆舒是懲豈非以其遠介江淮漸被聲教日淺故
耶嘗怪唐虞時臯陶封六抑何取耶自秦罷侯置守漢因
之爲廬江郡擇用魏相黃霸爲牧伯禮讓勞來舊俗丕變
遂稱善壤入我朝兩都竝建廬陽爲股肱郡被聲教最先
又幸僻在淮左不當南北孔道使客輶車舟舫之所罕至
民得耕耔隴畝衣食自給竹茶杭魚之利猶足資用遠近
不乏其守牧非臺諫郎署高等者不得至至卽循故俗簡
易行之輒徃徃奏最多位六曹勛業名世者夫非舒六之
舊疆耶何古今美惡殊異如此也蓋天下風俗始開未有

不質久則漸趨於文然文實衰之符質乃盛之基彼廬之
爲廬殆質勝然與廬舊志云俗尙淳質好儉約美哉卽幽
風何加焉顧人情狃於豐裕則衣食車馬率競鮮澤恣美
好守吏知俗之易與每苛於誅求疲民以逞閒又視爲僻
地無所事事因分孔道衝疲之費令與代償故天下質者
日文儉者日奢民富者日貧安者日勞以致俗淳者日漓
美者日惡余誠不知廬爲何如而大較可推矣是故君子
有隱憂焉今觀吳君所爲廬志率釋他事弗道於戶口則
書曰昔爲數若干今爲數第若干於稅租則書曰昔爲算
若干今爲算第若干於守牧則書曰某公行某事善某事
由某公建若自爲弗及於風俗則喜淳樸於人材則欲復

古推此類俱言之有味哉爲廬人計遠矣或曰卽如吳君
慮則直節焉儉焉躬行之以厚民美俗焉足矣何志之重
修也夫君子不欲擅已之美則著典則以示人不欲斬後
之澤則立模範以垂永彼周禮固周公致太平之書也而
至今存焉如有欲爲成周者舉而措之太和猶在宇宙閒
也謂周禮爲周公之得已可乎故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則其政舉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嗣是守廬
陽者其尙知重修志者之心哉吳君諱道明字行甫號豫
齋余郡之元城人乙丑進士前河南南道監察御史

明隆慶壬申志杜璉序古者列國有史四方有志凡以識時
事而昭勸戒也暨秦郡縣天下史歸朝廷志在郡縣夫志

亦史也高下敬殊山川品物古今變幻辨於其中矣吾廬
故有志成於前郡守仁和朱公修於西充馬公而武昌徐
公再修於正德壬申矣議者謂類例近繁故實近略攸縣
龍公仁和張公秀水張公嘗欲修之竝以遷秩未果茲元
城吳公以述職旋廬卽願謂璉曰莅官行法者按志有餘
師焉第惟繁惟略謹嚴未諳承訛襲舛非所以名實錄寓
勸戒也盍爲我是正以徵一方文獻矣乎固辭弗獲遂與
修武令孔大夫矢心從事公又簡郡邑庠士之醇謹該博
者爲之纂輯焉爰取一統志歷代史諸書準舊志發凡舉
例考訂參錯汰其所弗經而摭其所未備於是爲之圖爲
之考爲之表爲之志爲之傳次爲目二十有三總爲卷十

有四收錄視舊爲增而體裁近省矣託始於九月迨十二月脫稟云夫志也者匪彌文之謂也圖郡邑欲以知地域廣輪之數焉考沿革欲其明古今分合之宜焉表疆域表分野表封統欲其祈天文人事之曠焉表官師表人物欲其興福星往哲之思焉志地理志建置志食貨志祀典志事紀欲其達常變幽明之故焉傳名宦傳鄉賢傳武勛貞烈欲其挹端方渾厚之風焉傳僑寓傳文儒傳方外傳隱逸附雜志欲其會道術正邪之介焉而究其大指獨天地粹精之氣發於山川鍾爲靈秀洩於人文爲剛直爲忠節孝友儒林隱逸謫流芳者彪炳特備而奸雄僭竊之接迹者外傳不遺俾一展卷而賢可爲法逆可爲戒而世教士

風賴之斯一志之大關鍵也若徒馳騫於提封并落走飛
草木術伎幽沈誇多鬪靡枝葉勝而本實微亦陋於文辭
爾矣惡乎志雖然叅伍錯綜者人也逢機會適者數也自
壬申迄今逾六十年而厥志之成屬甲乙一終之會爲始
作者之忠臣而祛未修者之遺憾凡四閱月三易棗酒彙
萃成編豈亦數焉存乎其閒而有所待耶亦惟公暨二府
白公孫公通府樊公張公推府韓公時其提調克成厥終
學諭辜君協志編摩克慎厥事郡庠王生濬談生三才謝
生忠肥高生潤黃生道月六劉生子麟無楊生大濂舒夏
生昂霍熊生應隆英聞生尙臣廬劉生朝東巢胡生汝敬
相與緝閱蒐羅而殫思研纂則濬潤兩生其勩累矣合肥

尹胡君尤經理惟密敘傳剛正皆出其手筆二尹浚君亦與有董役之勞者也昔司馬遷抱三長多所涉歷而史記之作良工心苦矣班固氏尤病其是非頗謬焉斯志也雖因舊爲新去繁就簡而微屢多湮見聞莫及庸謂一無挂漏也乎然稽羣籍參輿論先入不主疑似不執直焉核焉亦自信盡此心而已若曰是非權衡窺史氏之藩籬則璉豈敢事竣謹僭書之

明隆慶志蔡悉序廬州府志郡士大夫既編次成書郡守元城吳公檄下合肥胡侯校正俾予亦贊一辭其問予時赴泉郡未遑也迨予告歸胡侯攜棗過予商訂已復筆削之又旬日志成上之吳公吳公命梓人屬予序序曰志豈

徒言哉意義載在志中不俟述子竊有忠告于覽志者廬
自阜陶種德巢伯秉義孫權累世竟莫能窺符堅百萬卒
敗以死楊吳奉天祐正朔于唐亡無爲迄德祐陷元而宋
危矣區區廬州海內彈丸耳正統賴之重輕歷稽往牒班
班可觀豈江淮之間天地之中氣剛勁忠義之性愈久而
愈不可磨耶夫上之所倡謂之風下因而效之謂之俗斯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矧其俗若此又從而風之
謂皇明保障非耶不然宣王之荆舒文帝之淮南當周漢
盛時蠢蠢不靖此土此民抑何愚也由是而觀或可以捍
患難或不可與共安樂必自有說長人者唯是之思則敬
心生敬心生善政之所由出也方策可憑因革在我鼓之

舞之與民宐之人謂志徒托諸空言豈其然乎今天子膺
聖輔弼之臣咸懷忠良方久任守令以要德化之成斯志
也良法美意章章具矣若見諸行事在我吳公暨胡侯耳
他日以治行竝徵志不更有光乎予何幸身親見之

明崇禎壬申志嚴爾珪序廬之有志也天順開郡守仁和朱
公鏞實始成之嗣是正德隆慶武昌徐公鉦元城吳公道
明凡兩修焉因舊本也中間如西充馬公之久於是邦仁
和秀冰兩張公之文章名宿咸有志而未逮徵文考獻曷
戛乎其難之矣爾珪承乏後塵於諸君子何啻砂礫願循
覽今古損益之宐中更數十年近事可師而缺焉載筆雖
非歛要所司而事理有不當然者抑典籍邦之紀也任其

湮滅廢墜守土者亦安所辭其責乎爰蒐乘簡擇師儒東
輯成帙而咨決於艾賢大夫爲鄉之董狐者歷三時而竣
役爾珪以寡昧受成事焉前代往矣弗具論乃上下三百
年戶口之登耗賦役之重輕人才之盛衰風俗之澆樸一
展卷羣然因此而竊有慨矣夫廬非無事之國也在昔紛
爭稱四戰自明興竝建兩都地居三輔不當往來要衝民
依山澤隴畝之利飲和食德差足自安僻故也善治者清
淨無爲與民休息則因而宐之者已今饑寒作於災疹豪
暴見於推埋而含沙告訐鬪訟之風稱自此亦稍密焉是
官與民俱忡忡乎不安於僻也不安卽多事之端今之廬
陽非復昔日之廬陽矣因其變而挽之司牧者有長慮乎

亦去其害馬之太甚者而已書成別舊志之文詞繁蕪者十之三其事記興革有關地方人記姓名有關去取者一收續他如孝節等風化所關濫觴頗易論定最難今除奉旨旌表登載無遺此外情事可紀者質諸公評寬與甄錄不敢遂謂信史然無所曲徇其藝文中一切經世宏詞騷壇名韻有輝煌家乘在諸祠廨橋梁碑記有州邑詳志在郡譜中亦不勝收也綿蕞無文後之君子其嗣圖之亦未能禮樂之俟云按武廟迄今百二十年志三修耳其成也皆以壬申物各有數何貞元合符如此之巧乎以質諸博物者必有說於此

明崇禎壬申志程楷序古者方輿志載或疏風俗或紀歲時

耆舊先賢典型斯在陽秋檇杌懲瘳尤彰要以各標所重
旒綴緒餘炳然成一家之言若桑鄜著水經以水植幹而
奇聞異蹟亦靡不條附焉斯可槩覩矣余郡向有志遠弗
可攷始修於武昌徐公繼輯於元城吳公迄今又六十年
所矣其閒政治之沿革氣運之遞遷人文之寔盛無容具
論卽余髮燥以來幅幘疆界修葺繕治視故有加遠寄之
父老之傳聞近托於牒檄之載籍失今不圖不將缺略而
而淪佚以廢乎適吳興嚴公來守我邦越三年而陽春遍
地四境享有生之樂嬉嬉於化日又際方隅無外囂民和
政暇雅意典故惟是郡志爲萋萋彼易追庖犧尙書紀三
代詩禮廬列國春秋記魯隱以經而代史者皆是物耳乃

借郡博諸君子集眾思於棊月萃羣勝於寸眸不夸鉅侈
麗浮藻豔觀期爲信史輿地建置務犁成迹人物臧否力
持直道闡幽搜遺質佚典而當輿心於是姚邱舜井孟宅
曹江爛若列眉將舉舊策而光大之不佞奉命出守東土
過里門而獲敘嘉典居然幸矣余惟運有隆替地有翁闈
人事有訕伸各以其時云爾故貞元環轉率六十而更始
是志也始於武宗辛未則徐武昌前茅續於穆廟壬申則
吳元成後勁今歲運復周儼然而再新亦志之適逢時也
後之考政學禮者繇建置而知損益觀風俗而知教化覽
宦績而得師鑑採人物而知景行所裨益於治理又不淺
矣今國家多事之秋使廬陽僻壤文事武備之盈虛戶口

屬少月元卷五十一
一
扼塞之要害按圖披籍軫念撫循易於指掌聖天子取郡
史以資採擇行將修神爵五鳳故事出璽書召先生如黃
次公龔少卿則先生借箸宰天下實是編採其左券豈曰
小補之哉茲因備考之成姑述其言如此若致美文詞以
爲信且傳傳且久則吾豈敢

國朝康熙志龔鼎華序郡志之有修也古昔無考矣猶及見
一修於隆萬之間者發凡起例未免質而漏再修於崇禎
中者事踵矣華未增又未免齋而不腴自壬午一炬求昔
之質而漏齋而不腴者邈不可得矣後之來守茲邦者問
疆域之沿革茫無以應問田賦之差等茫無以應問風俗
之淳漓茫無以應問山川之扼要人物之盛衰又茫無以

應譬如汎滄海而乏指南令人目炫心迷無所適從此志之不可一日無也

國朝順治閒太守胡公鳳閣來莅茲土因思數十年來兵燹之因仍文獻之凋謝與夫

興朝收南國之圖書不假兵力迎東征之士女咸用壺漿不
大書特書恐歲久無徵乃慨然有修志之舉徵文與事之
檄已徧布屬邑無何以他故去嗣後兩王公太守亦謀有
以修之又未果

今上龍飛之十一年俞允闕臣所請特咨臣部通曉天下省
府州縣修成通志以備

宸覽太守胡公獻珍適當其會開局分曹徵文考獻十閱月

而稟成三千里走函索序於葦子職在秩宗方欲彙天下之全書以進御其敢先序一郡之志乎雖然廬鄉郡也諡不容辭序曰廬介江淮之間春秋苦吳楚之戰爭三國有孫曹之割據晉室東徙以六蓼爲邊城宋高南遷以江介爲門戶至於五代楊吳之跳梁明季流寇之充斥千里提封皆用武之地也荷

世祖章皇帝暨

今上皇帝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致南北一家車書一統是在昔巖險之城於今化爲樂土矣有以廬之疆域問者則以是對語云淮甸無千金之家亦無半菽不飽之民何者以其不輕去其鄉唯知服田力穡故爾禹貢咸則三壤定揚

州之賦爲七等廬陽之域也土壤雖有今昔之殊而財賦不甚加後世別派另徵故黎民往往阻飢順治十四年所定錢糧則例俱照萬歷年開其後一切加增盡行蠲免不知何故吾廬猶循故轍未廣新恩所幸者水旱有減半緩二之征災傷有隔年歇歲之斂也有以廬之田賦問者則以是對金庭有福地之名浮槎備耆閭之數芍陂之利叔敖所創興灌溉萬頃指封之峻漢武所升陟連絡千山泚水一泓人固鞭投我則應之以屐折昭關半竇此雖泥瑾彼則度之以雞鳴有以廬之山川問者則以是對家有絃誦之聲人多朴茂之習大家世族不尙怒馬鮮衣中等平常唯務力田服賈倉庚鳴而陽和暢懿筐之女散在陌頭

蟋蟀吟而秋風淒機絲之音達於戶外有以廬之風俗問者則以是對文翁之化翻蠶叢爲鄒魯之邦孝肅之剛加包老以閭羅之號郭巨以孝而獲梅福以忠而僊九公十八侯之武功四世不二煙之義族伍喬之狀首上應星文焦蹈之殿元感通大德以及理學節烈治行文章凡此等類指不勝屈有以廬之人物問者則以是對雖然此一隅耳願自今至於萬萬年普天之下率土之濱里閭有雞犬之聞宵旦無刁斗之警則樂郊不獨在廬矣荆揚竹箭之美夾碣石而入河西北織皮之來舍龍門而趨陸則好義不獨在廬矣採宇內之奧區材多草木養海濱之片鹵利盡魚鹽則興殖又不獨在廬矣春郊羞冶遊之女箭出梁

居南宮慶朝拔之亢家修廷獻則風俗之美人文之盛又不獨在廬矣請先以廬爲左券要之作志之體大者土地山川田賦風俗人物其他特附見耳不可不知

按康熙癸丑郡守胡公修志彙成未刻僅見此序於康熙丙子重修志中

國朝康熙丙子志張純修序自班孟堅以十志易司馬氏八書而歷代作者因之江文通云修史之難無過於志鄒夾漈亦云志者憲章之所係必老於典故然後能爲今郡邑之書雖名曰志而其意實備諸史以志地則周禮職方之遺也以志人則世家列傳之屬靡不具以志事與言則左邱明之春秋傳國語兼而有之可漫焉以從事乎雖然此

僅言爲志之難耳若以爲志而卽以爲政抑更有難焉者古王者之聽政也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迄耆艾修之而後斟酌焉猶未也歲時歌皇華遣使臣因牡馳驅咨諏詢度必周而後入告五載一巡覲諸侯就問百年命太師陳詩市納價合時月定日同制度法律衣服下至臺衡必謹察之夫是以政行而不悖薄海之內同條共貫當其時卽有記載初不甚繁自王迹旣湮列國始各自爲史變而郡縣始各自爲志志之盛政之衰也然欲觀古今創始因革損益非志無由其爲體也省職要州縣職詳而酌詳要之中莫如郡今夫守固一郡之長也上焉者舉千里之地聽其自爲

視所屬州縣猶古方伯連率之視諸侯也此其責似甚重而又不悉聽其自爲或監之或轄之且不如諸侯之行吾意於國中微論方伯連率此其權似較輕至問其職掌則惟簿書期會刑名錢穀是急而凡體國經野化民成俗諸大事皆在所緩夫然雖方策具存何裨舉政况并方策之弗備乎要其所以弗備者正爲簿書期會之所束刑名錢穀之所困而不暇以爲或爲而未竟非盡俗吏自安漠然無與於制作之林也廬陽舊志版燬於兵近歲諸守閒亦謀新之而事不瞻覈文不雅馴亥豕魯魚莫適爲據余視事伊始慨然曰人臣奉

命守土所貴者處一室而兼周乎四境更一日之直而計及

乎千百年斯無負厥職耳卽不敏其容諉諸適錫山顧內
史梁汾君扁舟過余因請相國容翁先生出新舊二彙屬
其釐定君旋攜渡江年餘再至舉以授余曰古人言爲志
之難信然百年以來惟康德涵之武功童士疇之沔陽所
以稱佳者爲其能以志爲史而不必盡與史合亦以史爲
志而不必盡與志合也今茲時異世殊有不可踰之格有
不可刪之例史與志蘄合更難吾特引其端令操觚者知
所從事耳書成毋列吾名也余敬受之再四覆閱則向日
之彙所闕而未收與收而失實或混而無別或冗而無當
者已一一更正秩然燦然遍示兩州牧暨六邑令尹僉曰
甚善稟爲章程亟就編輯爲部二十有八爲卷四十有七

余既樂觀厥成，竚指俸付梨棗，各州縣仗助成之首春，圖局入秋竣事。今而後，典常有據，文獻有徵，居官者有所型，居鄉居家者有所勸，將見六府修而三事和，八政舉而庶徵協，化成頌洽，莫不由茲志之爲功也。夫矣夫，麟經爲諸史之祖，而宣尼云託諸空言，不如見諸實事。余願與諸君子交勉之，比於古之和衷贊襄者壽。

國朝康熙丙子，志李天馥序。自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以周知遠邇之俗，此志之所由興也。班固作漢書，創爲十志，以載事之原委，粲然可觀，而志之體具焉。若夫天下有志，一省有志，一郡一邑有志，則自近代始。

國家文治大興，典章圖籍實光於前代，一切紀載之書科條

皇朝通志卷三十四
三

繁多纖悉不遺廣昔人所未備者不可勝舉而志乘爲尤
詳今

皇帝御極之年命儒臣纂修天下一統志

詔天下府州縣在在修志書凡有司民之責者咸以時撰
輯備而無闕誠盛典也哉吾廬居天下上游控英霍龍巖
諸山倚淮而江而抱巢湖號爲形勝之區昔在秦楚之際
及南北朝人物最盛唐宋以來理學名儒立朝著大節者
指不勝屈明太祖時以戰功封公侯授指揮使世其家者
至二十餘人可謂極隆矣舊志節概頗具而摛飾時有未
廣援引時有未確觀者不無遺議夫一郡之山川疆域城
池學校戶口人文風俗咸於志徵之其闕發潛德幽光補

前賢之漏一規一則必期信今而傳後少有紕謬非惟後
學之失據亦職其事者之羞也我張老公祖以名家公子
早擢顯厨之譽詩古文詞精敏華瞻書兼趙董之長畫得
元人遺意家多法物古器鑒別時代百不失一尤留心經
濟諳於吏治其來守吾廬也下車之日吏民卽謳頌之不
衰公視事之暇閱舊志多所未備于是博求前代遺書裨
官家乘以及山瀆秘藏殘碑斷簡罔不搜剔踰歲乃屹然
成編刊爲若干卷亦可謂殫精竭知不遺餘力者矣嘗考
吾廬前此以名宦傳者陸康李翺傅堯俞蘇敏最著然或
持清操或施惠政或以才禦亂皆能顯於時而文采不多
概見未有兼綜眾長風流颯舉澤被於閭閻歌誦洋溢又

能刪述精覈孚于輿論如公之特出者也後之讀是志者
觀山川之宏麗思公之區畫焉觀戶口之殷繁思公之生
養焉觀學校之崇興藝文炳郁思公政教之神而士風爲
之不變焉公之澤蓋將與志同不朽云

國朝康熙丙子志范承勳序三代以後人主創業垂統如漢
高入關鄴侯卽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論者嘉其
得先務云我

國家肇建鴻模遠逾前代

皇上聖睿天縱經營八埏凡海內之阨塞險要疆域人民土
田徭賦之屬罔不包舉

聖心綜核靡遺是以十五國各土其圖籍於

天府以徇稽訂而江南爲首稱唯是有統志以職要必有郡
邑志以職詳此近者廬陽張守修志之舉爲不容緩也考
之廬介江淮南國之屏藩也繇東吳以暨六朝皆爲邊境
濡須東關諸險南北必爭是曰重鎮其人則文翁而下若
孝肅若忠宣史冊炳如至九公十八侯彷彿豐沛是曰名
區明末兵燹相仍并官私記載付之一炬守茲土者何以
等討故實藉爲從政之資屈指

本朝休養五十餘年民氣稍復否極而泰時乎時乎誠欲俾
之正德厚生責尤重良二千石張守之先中丞公久領中
臺熟悉我

皇朝定鼎之初有人有土籌畫孔殷是志之修或當年庭訓

所及抑猶中州填撫之遺緒也余躬任表率於二千石有厚望焉徵文考獻具見一斑爲數言以弁其首

國朝康熙志盧崇義序朝廷有史郡國有志以識往事垂勸戒其來尙矣我

國家聲教遐訖薄海內外無思不服

今上聖神天亶文德武功震耀今古而尤重史事

特詔詞臣修一統志以昭一代車書同文之盛于是天下省府州縣亦莫不上其圖籍爰備參攷猗與盛已余一時承乏分巡淮西閒嘗採風問俗考英六之故墟湖廬肥之遺事知其地爲南北襟喉江淮門戶古來用武所必爭而求廬陽郡志蓋自明季燬于兵版籍無存

本朝五十餘年來生聚休養馴爲樂土非復蹂躪之舊乃其
閒疆域建置田賦戶口與夫人物仕宦皆邈然無可考今
太守張君子布政敷化之餘懼文獻無徵于是徧檄屬邑
集思廣益分曹彙局蒐研讐校未幾而書成又未幾而劄
劄事竣蓋前太守胡獻珍有志纂修而未就今張君不
逾時而告成厥功勤矣余閒取讀之竊爲之廢書而歎曰
臯陶種德而當春秋之際不祀忽諸則知明刑所以弼教
固不若教倫教稼者足以保世滋大也曹孫割據之會江
淮閒各棄地數百里魏武東置合肥之戍孫氏累世不能
窺則知險固有所必爭也七十猶好奇計悲亞父之狀猷
弱冠經略中原慕周郎之英烈忠節有傳足以植綱常孝

友必述足以維倫紀儒林蔚炳而揚葩仙佛沈冥而著異
此皆千百年山川靈秀所鍾宇宙精粹所蘊上下古今發
凡舉例其於疆域之分合戶口之登耗賦役之重輕風俗
之淳澆人材之隆替遠可稽而近可攷賢可師而不賢可
懲瞭然尺幅究厥指趨穆然千載自得龜鑑足以備

天府之典故資東觀之採擇廣聞見而裨治理斷斷如也且
廬自南北瓜分以迄明季之寇盜充斥其民日困鋒鋷較
邊鄙爲尤甚今幸際休明普天率土無刁斗之警淮甸禮
樂詩書人文冠蓋號爲繁盛民之力田服賈者其桑麻雞
犬熙熙攘攘弦誦之聲與力作相接達乎四境易干戈爲
俎豆化烽燧爲炊烟生民得歌哭於斯一何幸哉獨是旣

庶而富既富而教所以漸摩訓迪勝殘去殺者太守與諸
令長事也余不佞交任其責於志之成竊用是媿于是乎
書

國朝康熙志陳汝器序郡國之有志尙矣古者擇人道王志
事以告邦國小史掌邦國之志以獻於王小行人周行天
下輯成五物之書而藏之內府人主是以不出應廷而周
知天下之務焉漢之郡國計書先上太史正此意也廬之
有志舊矣邈不可考今猶有及見者一成於萬歷再葺於
崇禎嗣後兵燹頻仍蕩爲灰燼欲求昔賢之遺文無復存
者有心者於此感慨係之我

國朝重熙累洽中外承休邇乃

皇威遠警絕幕歸誠山陬海澨無遠不屆爰命廷臣彙志歸
典以成大一統之治海內喁喁嚮風爭相蒐討各勒成一
書以進前此守廬者亦有事纂輯矣皆未卒業而去會張
守來莅茲土治政之二年銳意從事不期月而告成分目
二十有八列卷四十有七其於網羅放失之功可云勤矣
余膺

特簡巡撫上江取道於廬因懷在昔風土人物之盛爲之停
車溯往欲徵文獻而未遑及覽茲編則犖然可覩深歎其
詳且核也雖然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而與史亦微異
史固嫩惡兼收而志多見嫩焉史固勸懲悉備而志多示
勸焉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考據失實或近於誣褒揚溢

英或流於茲
諸侯國之世本若此其慎也苟漫漶賸駭而無所取裁烏
足以紹盛世而徵信史哉抑余更有說焉廬之爲郡介江
淮之閒居上游之地固形勝之區也乃世有時而升降俗
有時而汗隆豈非移風易俗端賴有人耶我

皇上久道化成凡昔所謂巖疆者今悉爲樂土矣然則莅茲
土者觀疆圉之翼翼其何以固苞桑撫生齒之林林其何
以爲保障賦稅之增減幾何使疾苦不壅於上閭閻閭之
淳澆若何俾禮讓庶幾以成俗且也名宦徵於去官魏相
黃霸之政不可再見耶鄉賢定於身後忠宣孝肅之風豈
不長存耶凡此者類非俗吏之所能爲而長厚者之所必

尚也觀此志者於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其廩廩德讓君子
之風乎上以剏

聖天子宵旰求治之心下以慰吾父老扶杖觀化之意未始
不以其志爲權輿也故樂觀其成而爲之序